絜齋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絜齋集

(一)

袁燮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御製題袁燮絜齋集六韻

學爲君子儒體用亦相符性悟雖宗陸身名未異朱燮師事陸九淵得其指授具有原本又少以名節自期立朝屢進讜言所至政績皆可紀在南宋諸儒中可謂學有體用者邊情言頗悉民務政多殊集中劄子幾及三十首其料敵論邊深得要領而陳民務述治要亦切實可見施行向惟散見永樂大典中今爲裒輯得廿四卷雖未必能盡還原書之舊亦可存十之六七因命刊刻以廣流傳大典昔割玉裒編今合珠虛車祛藻繪實地有功夫傳世因在此詩文餘事乎

乾隆乙未仲夏

絜齋集目錄

卷一
奏疏八首
卷二
奏疏十一首
卷三
奏疏五首
卷四
奏疏四首
卷五
奏狀二十首
卷六
策問十八首

卷七　雜著九首
　論十四首
卷八　題跋四十七首
　序四首
卷九
　記十一首
卷十
　記二十一首
卷十一
　行狀一首
卷十二
　行狀一首
卷十三
　行狀一首

卷十四
行狀二首
卷十五
行狀二首
卷十六
行狀五首
卷十七
墓表四首
卷十八
誌銘五首
卷十九
誌銘九首
卷二十
誌銘十三首

誌銘三首

卷二十一
誌銘七首
卷二十二
廟碑一首　祭文十三首
卷二十三
古體詩五十七首
卷二十四
近體詩一百二十首　附絜齋集書後一首

臣等謹案絜齋集宋袁燮撰燮字和叔鄞縣人登進士第歷官禮部侍郎寶文閣直學士追謚正獻學者稱絜齋先生事蹟詳宋史本傳燮初與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以道義相切磋後師事陸九淵得其指授具有原本又少以名節自期立朝屢進讜言所至政績皆可紀在南宋諸儒中可謂學有體用者生平著述有絜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二卷其目見于馬氏經籍攷久佚不傳厲鶚撰宋詩紀事搜討未獲遂并其人而沒之今獨散見于永樂大典中者裒集編次得文二百三十九首詩一百七十七首雖未必盡合原目之數而所存亦云富矣燮詩文淳樸質直不事粉繪而眞氣流溢頗近

自然。其剖析義理。敷陳政事。亦極剴切詳明。足稱詞達理舉。蓋儒者之言。語無枝葉。固未可槩以平近忽之也。惟永樂大典內于前後二集。標識未明。無可辨別。謹以類排纂。釐爲二十四卷。而以燮子甫所作後序一篇附之。用存其舊。甫舉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官至兵部尙書。以才略顯。亦有傳在宋史中。蓋能承其家學者云。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庶子臣陸錫熊

侍讀臣紀　昀

纂修官編修臣黃良棟

絜齋集卷一

宋袁燮撰

奏疏

都官郎官上殿劄子

臣恭惟仁聖在上。涵育羣生。無有遐邇。同一覆載。施惠務從其厚。用刑寧過于輕。無愧于古聖人用心矣。孟軻有言。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于掌上。明效大驗。何其速也。今陛下求治不爲不久。而稽其效驗。尚爾遲遲。何可不思其故歟。臣聞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強不息。故能全此精神。以照臨天下。明竝日月。不遺微小。至于今仰之。漢之宣帝。唐之太宗。雖未極純懿。而能勉彊振作興起。治功爛然可觀。而史皆以厲精稱之。亦可謂英主矣。陛下視今之治。具已舉張乎。未乎。民生已舉安乎。未乎。更化以來。招延俊彥。隨才授職。責其成效。治具似已張矣。而頹綱未至于盡舉。宿弊未免于猶在。則難以謂之舉張。都城之內。財貨疏通。米價至平。閭閻熙熙。遠過曩日。民生似亦安矣。而遠方之民。

凋敝乎財賦之煩。愁苦乎刑戮之慘。雖當豐歲。猶不聊生。則難以謂之舉安。陛下曾居宸極。臨制萬方。惟所欲爲。其誰能禦。今也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爲之效。猶未至于昭明彰著。歲月蹉跎。所就止此。豈不深可惜歟。臣願陛下毋以寬裕温柔自安。而必以發強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厲其精神。監觀往古。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無非精神矣。謹所從出。出則必行。宣布四方。無不鼓舞。號令之精神也。褒一有德。而千萬人悅。戮一有罪。而千萬人悚。賞罰之精神也。有正直而無邪佞。有恪恭而無媮惰。有潔清而無貪濁。布滿中外。炳乎相輝。人才之精神也。民間逋欠。不可催者悉蠲之。中外冗費。凡可省者盡節之。其源常浚。其流不竭。財用之精神也。將明恩威。以馭其衆。士致死力。以衛其長。勇而知義。一能當百。軍旅之精神也。黎元樂其生業。習俗興于禮遜。五穀屢豐。百嘉咸遂。民物之精神也。明主精神在躬。運乎一堂之上。而普天之下。事事物物。靡不精神。豈非帝王之盛烈歟。昔我藝祖秉上聖之資。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齊乾坤。如再開闢。端門軒豁。無有壅閉。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大哉聖謨。此二帝三王所以日用其力者乎。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陛下誠能以藝祖爲法。則我宋之維新。亦當常如創業之初矣。一元之氣。周流磅礴。化成萬物。日新無已。天地之精神也。惟陛下省察。

輪對陳人君法天劄子

臣一介疎庸。遭逢盛際。誤蒙拔擢。寖歷清華。每自念無以稱塞。惟有罄竭愚忠。庶幾仰酬天造。臣聞人君之德。莫大于敬天。尤莫大于法天。蓋法天者敬天之實也。宅天位之尊。精神運用。形見于天下者。無往而非天。是之謂敬天之實。徒曰敬之。而不能法之。亦猶心慕其人。不知效其所爲。豈眞能有益于己也哉。陛下光紹丕圖。垂及二紀。嚴恭寅畏。常如一日。雖古帝王篤于敬天者。殆無以過。然古之敬天。未嘗不以天爲法。陛下內揆于心。其皆與天無間歟。抑猶有未合者歟。夫天猶父也。君猶子也。子克肖其父。父必爲之喜。而譴怒不作矣。君克配乎天。天必降之福。而災變不生矣。陛下敬天之心。不爲不至。而前年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去年大旱之後。飛蝗蔽空。星變異常。一夕再見。今年月日復相繼薄食。則是天意猶未解也。得非法天之誠。猶有可議者歟。臣愚不識忌諱。謹條四事。切于當世者。上干天威。惟陛下裁赦而垂聽焉。其一曰。臣聞天下大器也。惟達天德者爲能舉之。在易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宜健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不能進。紀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內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四裔不懾。君天下者。當無時而不強。豈可一日而弱哉。且女眞之將亡。無智愚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似未害也。而揣摩迎合之流。遂欲苟安于無事。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爾。加以是名。時所至諱。則不敢復言。蓋所以結其舌也。而不知我能自奮。則威聲震疊。自足以不戰而屈人兵。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適足以召兵。又豈能息兵哉。韃靼夏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豪。兵力亦強。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

涎。伺隙而作。吾將若之何。竊恐兵端寖啓。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以是思之。豈可不法天行健。磨厲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彊中國之威哉。其二曰。臣聞人主之大柄有二。曰慶賞。曰刑威而已。然本于公則天下服。出于私則公道廢。皐陶之陳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奉天而行。所謂公也。陛下更化以來。招延俊彥。屏去回邪。固已上合乎天心矣。然用違其才。則如勿用。言而不行。與不言同。忠良不得以展布。賢智未免于湮鬱。天之命德。豈其然乎。或依勢作威。敢于專殺。而姑務含容。或黨附權姦。罪不容誅。而陰求扶拭。或貪墨著聞。士論不齒。而復官與祠。或總戎締交。賄賂公行。而匿瑕含垢。天之討罪。豈其然乎。持此二柄。而不原乎天。則朝綱廢弛。國勢陵夷矣。陛下思之至此。豈可不大明公道。而力救斯弊哉。其三曰。臣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人君之仁民。必如天之無不愛可也。旱蝗相仍。民大饑困。上軫湏臾多方賑卹。可謂仁矣。然長民之吏。慮蠲放太多。未必能以實告。故饑民不可勝計。而濟糴不能徧及。或轉于溝壑。或輕去鄉井。或羣聚借糧。或肆行剽掠。無所得食。勢固宜然。今春既分矣。而艱食猶衆。不知其飢餓而死。抑有以虐我而讎其上者乎。昔者東晉之末。李雄李特之流。初起不過流民。寖盛迺能據蜀。監觀往事。可爲寒心。我朝內帑之儲。本爲凶荒之備。耗于侈用。誠爲可惜。所宜特發睿斷。申敕攸司。止絕他費。專以救荒爲急。推廣天心。大施仁政。則垂絕之命續。而作亂之萌折矣。其四曰。臣聞廣謀從衆。則合于天心。聰明明畏。皆自乎民。所以爲天疇咨乎衆。舍己從人。所以爲聖。今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

近清光而不聞有所咨訪。通進一司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期廷之舉事實不與天下共之也。天下之大當與天下共圖之。豈可不稽謀于衆哉。患人才之難得。稽謀于衆必當有超卓逸羣之彥。患國計之未豐。稽謀于衆必將有取與不窮之術。患邊備之未修。稽謀于衆必將有禦戎制勝萬全之良策。觸類而長之。凡事關利害。皆廣咨博訪。是爲至公。是爲天心。豈復有不當者哉。臣區區愚忠。陳此四事。一本于天者。蓋如此。陛下天資粹美。聖心淵靜。行此四者易于轉圜。而臣猶慮陛下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蒙蔽之患方深爾。惟私是徇。則不知有公。惟利是趨。則不知有義。詭隨以求合。脂韋以取容。隔絕上下。交相爲欺。萬一陛下少惑其說。則凡忠鯁之言。何自而能行哉。故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云。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崇觀政宣之際。此徒實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深戒也。去秋大饗明堂。至誠昭假。熙事告成。羣臣爭爲歸美之詩。極其稱贊。陛下深念旱蝗之餘。抑而不納。此足以窒導諛之源矣。臣願陛下益堅此志。無甘佞辭。惟正人是親。惟忠言是聽。此固天心所望于陛下也。奉而承之。于以祈天永命。不其休哉。尊崇異教。齋素禱祠。事天之末節爾。君子無取焉。故臣終始以敬天之實。上裨聖德。惟陛下勉思臣言。天下幸甚。取進止。

輪對陳人君用人劄子

臣聞君子爲陽。小人爲陰。陰足以干陽。則君子之道消。中國爲陽。四裔爲陰。陰足以干陽。則中國之勢弱。

是故善爲天下者。當使陽制陰。而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爲災。兼旬未止。此乃陰盛而陽微也。君子道消。中國勢弱。此其證也。豈小故哉。陛下謹天之戒。敬天之怒。則當求其所以弭災消變之策。富弼有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人望之所屬者。登進而不遺。公論之所非者。擯斥而不用。君子小人。粲然如黑白之明。邪不害正。陰不干陽。此誠弭災消變之上策也。往時陛下奮發乾剛。誅鋤元惡。收還威柄。登崇俊良。天下喁喁。翹首以觀日新之政。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途漸梗。賢者相率潔身而去。忠言嘉謨。以宗社生靈爲念者。寖不如更化之初。而諂諛緘默。以順爲正。自營其私者。尚多有之。此豈天意之所望哉。立政一書。實萬世人主用人之法。其言曰。籲俊尊上帝。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然則人主尊天事天之實。莫急于用賢。其埤明甚。抱魁傑之器。而沈伏于下僚。棲遲于遠外。不獲展盡其所長。非天所以生賢之意也。一春多雨。及夏尤甚。霖霪不已。蠶麥俱傷。且有餘于今。必不足于後。旱潦隨之。饑荒繼之。吾民重困而勢益岌岌矣。皆由未合天心。所以災變若此。金國垂亡。而輒敢侵犯王略。無所忌憚。皆由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此天所以大警陛下也。豈可不推原天意。一舉一錯之間。益致其謹歟。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惇德。原本避宋光宗諱。作崇德。今改從經文。）傳亦云。進英俊以彊國本。本彊則精神可以折衝。陛下必欲今日國勢恢張。威聲震疊。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所屬。而猶沈伏于下僚。棲遲于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矣。誰敢侮之。夫正直之士。其言鯁切。故

人主易以疎諂諛之臣。其言軟美。故人主易以親。然鯁切者譬諸良藥。雖苦口難受而足以治病。軟美者譬諸醇酒。雖適口可悅而足以亂德。金人見侵。中國之大病也。汲汲治之。猶恐不及。又豈可遲緩乎。以忠言爲良藥。服之而不疑。自然元氣充實。外邪不能入矣。堯舜之聖。急于親賢。漢高帝之興也。納善若不及。唐太宗聞馬周之賢。召而未至。四輩督促。古者聖賢之君。大抵皆然。伏惟陛下毋以玆事爲可少緩。明詔二三大臣。奬拔忠賢。不啻饑渴。天下幸甚。取進止。

輪對陳人君宜納諫劄子

臣聞天下有一日不可不明者。正道也。天下有一日不可不用者。正人也。用正人則正道明。用邪人則正道鬱。正道明。則黜陟有序。而治本立。正道鬱。則是非顚倒。而權綱紊。恭惟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網羅天下正直之士。鱗集于朝。人情翕然。以爲治本可立。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不便于己。有嫉惡之心。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嘗因面對。顯言其姦。陛下悚然開納。賜坐從容。俾罄其說。龜年亦盡誠無隱。退而稱頌聖德寬明。容受讜直。臣時備數學官。實親聞之。深爲天下賀。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若。于是乎姦心寖長。無所忌憚。羣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于無故興師。幾危社稷。嚮若陛下篤信龜年之忠。折姦邪于萌蘖之初。豈至是哉。雖然。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正人端士。今不爲乏。惟陛下用之爾。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萬世人主聽言之法也。言雖忤意而

合于道。斯忠言矣。言雖可喜而悖于理。斯不忠矣。往年龜年所進。合于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忠無隱者。卽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歎息。語輔臣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褒贈溢于常典。榮名冠于西清。擢其後嗣。寘諸班列。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卽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崇奬樸直之士。若龜年之効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昔天聖中。御史曹修古論事鯁切。忤宮闈意。謫守小郡。不幸而卒。其後仁宗深知其忠。嘆其用之不盡。優贈以官。無子而官其壻。察其如修古者。敬而聽之。自是忠言讜論。源源而來。孔道輔。范仲淹。包拯。韓琦。富弼。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唐介。趙抃。范鎭。司馬光之流。皆以端亮切直。相望于三四十年之間。以君德則修明。以朝綱則清肅。以深仁厚澤。則結于人心而不可解。忠諫之有益于國。豈不明甚。伏惟陛下念忠臣之愛君。仰仁宗以爲法。使士氣常伸。而正途常闢。則光明盛大之治。復見于今日矣。且臣聞之。風俗無常。惟上所導。導之以正直。則人心皆趨于正直矣。導之以邪佞。則人心皆趨于邪佞矣。此誠風俗之樞機。而治亂安危之所由分也。可不謹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輪對陳人君宜勤于好問劄子

臣不佞。四月六日。猥以庸陋。獲對清光。敷陳治道。勸陛下以延訪英髦。讀畢。臣復口奏。申述延訪之意。謂陛下欲周知是非得失之實。要在勤于好問。陛下首肯再三。聖語云。問則明。于是悚然深服聖人謨訓如

此之簡且切也。退而與朝士言。亦無不稱贊聖言之簡要。陛下既洞見此理。臣以爲必能日與賢臣往復問答。開廣聰明。期大有爲于天下。而側聽十旬。陛下端拱淵默。尙如曩時。臣竊惑焉。豈聖意自有主耶。臣聞易之乾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乾君德也。謂學雖甚富。而心有所疑。不辨不明。此所以貴乎問也。中庸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仲虺告成湯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以是知勤于好問。實帝王之盛德。陛下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夫反是而暗。明則光輝旁燭。無所不通。暗則是非得失。懵然無辨。豈不大相遠哉。且今日在廷之臣。孰有某善。孰有某能。孰可以當重任。孰可以辨一職。孰爲人望所歸。孰爲清議所貶。陛下能盡知之乎。當今之務。何者爲綱。何者爲目。何者當先。何者當後。所未立者何事。所未革者何弊。陛下能盡知之乎。吏貴乎廉。而貪濁者衆。吏貴乎良。而慘酷者繁。或催累年積欠。鞭箠不止。或借朝廷威令。羅織無辜。此百姓所以不堪其苦也。陛下能盡知之乎。將帥擁兵。固有忠于爲國者矣。而多徇私者。固有勇于立功者矣。而多怯懦者。固有勤于閱習者矣。而多苟簡者。掊克日甚。名籍多虛。此緩急所以不可仗也。陛下能盡知之乎。凡此數條。臣竊料陛下未必盡知也。夫以聖德純茂。而于此未能盡知。其故何哉。亦惟端拱淵默。而罕發于清問而已。今宰執奏事。患臨政雖久。而治功未立。皆由此也。或以爲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竊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救正。歸于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于不問哉。陛下誠能自今以往。有疑必問。咨訪宰執。

日益加詳。至于從臣之獻納。臺諫之奏陳。百官之輪對。監司郡守之升殿者。人人咨訪。究其所蘊。必將披瀝肝膽。效其忠誠。而事無鉅細。豈有所不知哉。臣又聞皇太子天資英粹。率由善道。可謂盛德矣。而于接對官僚之時。亦罕有所訪問。蓋非不欲問也。其意以爲聖父淵默于上。而子道亦當爾也。臣嘗觀一介之士。欲自植立者。苟有所疑。亦必咨問。況主器之重。所關甚大。而可不以是爲急乎。此在陛下以身帥之。陛下躬好問之誠。率之于上。而以臣所奏宣示東宮。曉然知好問之益。每一月具所語官僚問答之語。悉以上聞。則智慮日明。德業日充。誠宗社無疆之休也。願陛下毋忽臣言。幸甚。

輪對陳人君宜崇大節劄子

臣聞天下有大體。人君有大德。先其大者而衆善從之。則天下可以大治。闇于大而明于小。難乎其致治矣。陛下視今之治效爲何如哉。以言乎財計則未裕。以言乎兵力則未彊。以言乎人才則忠實可仗者寡。以言乎民生則愁苦無聊者衆。明聖在上。而是數端者。未滿人意如此。人皆疑之。以臣管見。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論語。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乾惟其大。所以能首出庶物。堯惟其大。所以能光宅天下。大則足以兼小。小則烏能兼大。是故君子大之爲貴。古有言曰。大節非也。小節是也。吾無以觀其餘矣。夫小節亦豈可略哉。蓋慮夫君人者。安于小而不志于大。故抑揚其辭。以恢廣人主之心云

爾竊聞近者禁中銀器，頗有遺失，掌者不虔加以責罰，法當然爾。而陛下惻然憫念，易之以錫樸素如此，可謂儉矣。不忍以器物累人，俾貪者息心，而掌者無責，可謂仁矣。臣願陛下充而大之，自一身之儉，充而至于中外冗費，靡所不節；自一念之仁，充而至于四海九州，皆歸吾仁，豈不恢恢乎其大哉。齊宣王不忍一牛之觳觫，以羊易之，孟子勉之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唐開成之主，舉衫袖以示近臣曰：此衣三澣矣。柳公權箴之曰：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則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迺未節爾。由是觀之，人君于小大之辨，可不嚴哉。天下大器也，唯大君能舉之。伏惟陛下恢洪志氣，無自菲薄，篤信聖人之言，力行先王之道，立大規模，成大功業，以隆我宋不拔之基，豈非大君之所爲哉。古人恥君不及堯舜，事中常之主，猶欲引于當道，況陛下天資粹美，聖心淵靜，足以與古帝王匹休，而猶有未及爲者，此臣所以發于中憤，不能自默也。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惟陛下自強不息，日進無疆，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輪對陳人君宜結人心劄子

臣聞保邦之策，其威聲在備禦，其根本在人心。人心有膠漆之固，則國勢有嵩岱之安，何憂乎外裔之不服。何慮乎姦雄之竊窺。此保邦之善策也。夫所謂結人心者，當如何哉。孟子有言：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政令行乎上，而欲惡因乎民，無所攖拂，豈有不感悅

者哉。感悅益深。則根本益固矣。陛下視今之生靈。果皆樂其業乎。今之政令。果皆便于民乎。朝廷之意。未嘗不以忠厚爲主而奉行之吏。往往多以苛刻爲能。園田再給。畝輸千錢。未爲過也。然歉歲糴價翔踊。則輸錢爲便。豐年粒米狼戾。則輸租爲優。今概取之。已不樂矣。況既輸錢中都。而州縣督租如故。是再輸也。其肯服乎。楮法之更敢減落者。沒入貲產。至明白也。然疑似之間。初非減落而遽繩以法。已摽撥者亦併籍之。朝廷雖已給還。而未給者觖望。能無怨乎。罪麗于法。正其刑可也。或嚴行科罰。而因以爲利。逋負官物。責之償可也。或赦令已蠲。而督趣不休。秋苗之斛面日增。關市之征稅日重。此豈吾民之所欲哉。民所不欲而日夜施之。財匱于下。無以相養。能不渙散乎。陛下毋謂京邑之內。民物熙熙。可以爲慶。當知自此而往。駸駸不如。誠爲可憂。我太宗皇帝嘗因觀燈御樓。美京輦人物之盛。宰臣呂蒙正對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都城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視近以及遠。先正大臣。規正人主。愷切如此。臣愚亦望陛下樂聞忠言。以廣視聽。如是而爲民之所欲。如是而爲民之所惡。靡不知之。然後肆頒明詔。誕告萬邦。政令之不便于民者更之。官吏敢爲民害者去之。逋負之不可催理者蠲之。枯旱之久。濡以甘雨。豈不足以悅人心。召和氣。而洽隆平之化哉。前日之嘆息愁恨。今日之謳歌鼓舞。在陛下一轉移之間爾。人心既固。國勢日張。孟子所謂施仁政於民。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將驗于今日矣。昔皇祐中。范鎮建言。備契丹莫若寬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兩川湖嶺

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此至論也。惟陛下亟圖之。

輪對陳人君宜達民隱劄子

臣聞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至哉聖言。子有疾痛。則父母知之。民有疾痛。則人主知之。其知之最先。故救之最切。洪惟我藝祖有父母斯民之仁。嘗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者蠲其租。勿俟報。蓋慮其稍緩有拯救不及者。嗚呼。可謂至切矣。仁宗明道中。江淮旱蝗。命范仲淹安撫。時民有食烏昧草者。仲淹攝以進御。且請宣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案范仲淹年譜。事在明道二年八月。）其言切矣。而不以爲忤。豈不曰民之艱食。固人主所欲急聞者歟。人主雖儉。而六宮貴戚或侈。亦足以傷財而害民。此仲淹所以併及之。而仁宗所以嘉納之也。今陛下躬行儉約。誠心愛民。同符于藝祖。匹休于仁宗矣。然不知黎庶之疾苦。果能盡達于冕旒之前乎。近而京輦米斗千錢。民無可糴之資。何所得食。固有餓而死者。有一家而數人斃者。遠而兩淮荊襄。米斗數千。強者急而爲盜。弱者無以自活。官給之粥。幸有存者。而無衣無褐。不堪隆冬。或以凍死。遺民氣息僅屬。雖逢春和。豈能遽有生意乎。淮西漕臣目其饑羸困斃之狀。摹寫爲圖。觀者無不愍惻。不知亦嘗進御。如范仲淹之進烏昧草乎。陸贄有言。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深譏當世奏荒之不以實也。今聖德覃仁。監司郡守固宜皆以實告。然願陛下更咨詢之。使閭閻纖悉之情。畢達于几席之間。如家至而親見之。則

父母斯民之意篤矣。臣聞古者制國用必于歲之杪。曷爲其必于是時也。五穀多寡歲終畢見。可量入以爲出。歉歲用度非豐年比故也。今當饑饉艱危之時。而中外支費猶如豐登之歲。可乎。小民嗷嗷仰哺方切。坐視則不忍。賑卹則不給。惟有裁節冗費。上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爲施惠之具。或可以救。不然。將何望耶。側聞去冬。陛下臨朝深以得雪爲喜。而又軫念饑民之寒。更糶爲濟。以直給之。聖意切矣。臣願陛下更推廣之。凡立事貴乎舉要。惟救荒獨不可略。條目愈詳則惠澤愈廣。故成周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當是時富藏天下。民生熙熙。雖遭水旱。可無菜色。而賑饑之具多端如是。蓋不敢不如是也。陛下宜深思此意。凡可以加惠吾民者。無所不用其極。寧過乎詳。毋失之略。庶乎恩意周洽而赤子可活矣。周世宗五季之君爾。猶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垂而父不解者。今以聖主如天之仁。豈其撫摩涵育。有所未及乎。民困極矣。惟速救之。豈獨生靈之幸。實宗社之幸。取進止。

絜齋集卷二

奏疏

輪對建隆三年詔陳時政闕失劄子

建隆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每五日百官以次轉對竝須指陳時政闕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寃濫百姓疾苦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不候次對

臣聞國家之務有緩有急急者宜先緩者宜後不可易也苟不明乎先後之序而緩其所當急譬之拯溺救焚而欲從容以待之其能免于焚溺乎太祖肇造區夏虛懷聽納凡轉對臣僚必欲指陳急務且許非時上章聖訓如此當時羣臣誰敢以泛泛不切之語上瀆天聽哉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聖如堯舜不可復加矣而不過乎急其所當急然則緩急之序其可紊乎今天下之務固有甚急者矣而羣臣進對者不能盡遵皇祖之訓或陳不急之務苟塞一時之責是誠何心哉爵祿之念重指陳利害或與時忤有妨榮進不若姑舉細故下可以計日俟遷上可以不次拔擢自爲身計不得不然操是心以事君豈得謂之忠臣哉惟其言不盡忠所以刑獄之寃濫百姓之疾苦凡事關急切者明主不得以盡知且夫人命至重賊殺不辜漢法甚嚴雖張敞之才不免罪廢今仁聖在上而牧

守苛酷或罪不至死輒行腰斬或盜不盡獲誅及主將輕蔑朝廷專恣無忌此藝祖所謂刑獄冤濫者陛下亦聞之乎吾民困于征斂非一日矣而近年尤甚已放而復催已輸而復納刻肌及骨無所赴愬此正藝祖所謂百姓疾苦者陛下亦聞之乎北方大擾羣雄竝興中原遺黎皆欲相率以歸我納之則未有供億之資拒之則失其歸嚮之意所當深思極慮求兩全之策而江淮帥臣敢行一切之政所在張榜流民竝與約回盜賊竝行勦戮夫慕義來歸不過此兩項爾而拒絕如此之嚴安得不怨古人有言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使北方之民皆與我爲仇敵皆將致死于我不知吾之帥臣將何以禦之力不能禦苟爲所勝則江陵不固而吳蜀斷而爲二豈小故哉此正藝祖所謂事關急切非時上章者陛下亦聞之乎臣願陛下申嚴藝祖之訓凡轉對臣僚惟急務是陳敢有循襲舊態毛舉細故者黜責一二以勵其餘則佞諛之風變而爲忠鯁矣北人來歸嚴于拒絕事關安危不可不審欲望明詔大臣廣咨博訪求夫策之至當有安而無危者此今日最急之務也惟明主亟圖之

輪對乾德三年內庫金帛用度劄子

乾德三年三月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時厚斂于民乃于講武殿後別爲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凡歲終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至景德四年十月眞宗謂羣臣王旦等曰太祖以來有景福內庫太宗改名內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二聖平荊湖西蜀嶺表江左河東所費巨萬皆出

于是不取于民。以陳彭年所撰內藏庫記示之。

臣聞傅說告高宗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國朝之有內帑。所以爲軍旅凶荒之先備也。歲月愈深。則儲蓄愈富。自太祖肇始。至于太宗。財貨山積。每千計用一牙籤記之。名物不同。籤色亦異。制敵救荒之具。沛然有餘。此眞宗所以形于嘆美也。今陛下躬行儉約。崇尙樸素。雖大禹之菲飮食惡衣服卑宮室。何以過此。不知內帑之積。足以爲兵荒之備否乎。國之道路。陛下宮中用度。比之先朝。僅及其半。此節儉之至也。不知所節之財。皆歸諸內帑否乎。七八年來。東內無供億之費。而房廊宮壯之入。無異往時。大農不得而預也。不知悉輸于內庫否乎。淳熙間。臨安守臣始以羨餘緡錢爲獻。每歲十萬。復益之每季一獻。遂至四十萬。皆入禁中。以充博弈之用。此乾道以前之所無有也。陛下游心淡泊。不邇聲色。宮掖之內無復此樂。不知此四十萬緡。復何所歸乎。如使此等錢。皆歸內帑。日積月累。財計安得不裕。神宗元豐中所儲羨財。凡三十二庫。較之三朝。又過之矣。神宗志在有爲。所以先爲之備。不得不然也。陛下可不鑒觀于此哉。金人衰微。行且滅矣。金亡之後。羣雄紛然。皆與我爲敵國。而吾所以待之者。亦惟曰和戰兩端而已。與之戰乎。安得兵力如是之勁。與之和乎。安得歲幣如是之多。此誠未易處也。然則今日之內帑。其可不汲汲爲緩急之先備哉。藝祖嘗言。北人精兵不過十萬。我以二十絹易一首級。費絹二百萬。而北裔盡矣。偉哉。英姿雄略。經畫大事。如指諸掌。惟其先事而有備也。陛下當今日可爲之時。誠能講求乎可爲之具。亦

何向而不濟。此內帑之儲。所以不可不愛惜也。抑人有言。累土可以爲山。何者。積之使然也。又曰。江海不能實漏卮。何者。有所自洩也。故儲蓄則爲莫大之利。而滲漏則爲莫大之害。謹其隄防。明其要束。常如先朝之時。則內帑之豐。亦當無異于先朝矣。惟聖主亟圖之。

輪對咸平元年彗出營室北劄子

咸平元年正月甲申。有彗出營室北。三月甲午。詔百官極言得失。上謂輔臣曰。朕卽位以來。罔敢暇逸。今彗出甚異。奈何。宰臣呂端等言。變在齊魯分。上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獨一方耶。參知政事李至曰。陛下此言。可以卻妖矣。丁酉。彗滅。

臣聞人主克謹天戒。凡有災異。皆當恐懼修省。益進厥德。豈有此疆爾界之別耶。譬之人有疾病。或發于頭目。或發于胸腹。或發于手足。雖所在不同。皆吾身也。其可或憂或否乎。彗者。除舊布新。天之大變也。分野之說。古雖有之。然通天下一體。齊魯之災。卽京師之災也。庸君姑以分野自寬。聖主則惟災異是懼。眞宗目謂以天下爲憂。豈獨一方。可謂聖君之謨訓矣。昔宋景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今眞宗畏天之言。深切著明如此。其感悟宜如何。自甲午至丁酉。甫三日爾。而彗遽滅。天人之感通。豈不捷哉。聖主遇災而懼。同符周宣。而陰陽占驗之語。猶曰某分某野。不無避忌。此乃諛說之言。不可不察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聽諛悅之言。諛言進則正論息矣。惟聖主審思之。

輪對熙寧三年太白晝見劄子

神宗熙寧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司天監言太白晝見距九年冬數出晝見占者以爲主兵而河湟湖南安南用兵茲其應也

臣聞夜則見晝則伏不敢與太陽敵星之常也當伏而見與日爭明失其常矣故其占主兵兵戈將動于下則金星先變于上吁可畏哉我神宗皇帝憤北方之彊故先從事于西戎所以斷匈奴臂也于是乎復洮岷克梅山降木征而南則有交州之役兵連而不解金星晝見之應昭然不誣自陛下踐阼以來星變屢矣而太白之失常未有如今歲之甚者蓋自五月二十一日以迄于今涉歷五旬晴必晝見前代之所無有史策之所不載有識之士深爲國憂之陛下誠心畏天每遇水旱減膳徹樂憂形于色引咎責躬齋潔致禱凜乎有淵冰之懼今而星變異常其占主兵乃疆場將擾事變方殷之兆也而九重之上晏然自若不以爲憂何哉董仲舒有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金星晝見之久可謂怪異矣此乃天心仁愛陛下欲出此大異以警懼之也而陛下曾不以爲虞迨夫傷敗之至雖悔其可追乎臣仰觀乾象俯察人事竊料今日之勢雖欲幸其無變而不可得夫既不能無變而吾之將帥則庸懦師徒則畏怯財用則匱乏藩籬則疎漏其果可以應敵乎將擁兵于外而專事交結多方掊尅以充苞苴軍人愁苦

無聊。而主將恬不加恤。名曰教閱。未始頒賞。無以激厲。誰復振作。以不教之卒。而使之戰鬬。則有望風遁逃而已。此今日之大弊也。自古名將守邊。其財皆得自用。以勵士卒。則人人慕賞爭自奮于功名。以遣間諜。則冒死不顧。密窺敵之動息。太祖之任邊將。得此道矣。中興之初。岳飛韓世忠之流。皆有不可勝用之財。此所以能擒敵而制勝也。今之任將。毋乃與此異乎。城壁之經營。固所當務也。而板築竝興。則恐力有不及。不若擇其至急者先之。合數城之力。以築一城。則無患乎不堅。合數城之兵。以守一城。則無患乎不足。他日或有遺力。則又築其次急者。至于公論皆以爲可緩者。則姑已之。昔者漢惠帝之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九月。長安城成。夫以漢家全盛之時。築一城易事爾。而三年之間。三興大役。始克爲之。今邊方單弱如是。而乃欲于一二年之內。辦集茲事。其可得乎。力既不及。飾辭罔上。勢所必至。其可恃以爲固乎。臣所謂藩籬疎漏者此也。陛下誠能因此星變。慨然發憤。大修武備。將帥也。師徒也。財用也。藩籬也。皆大變于前日。則可以待不虞矣。不然。固未知其所終也。臣不勝憂國愛君之心。惟聖主察之。

輪對紹興十一年高宗料敵劄子

紹興十有一年二月丙子。上謂大臣曰。中外議論紛然。以金逼江爲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

炎之間。我兵皆退保江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金戰。故金得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金窺江。則我兵皆乘其後。今雖虛鎮江一路。以檄呼其渡江。亦不敢來。後卒爲上所料。

臣聞英主之興。所以能折服彊敵。尊崇國勢者。惟其經營處置。得其要而已。捕鱣鮪者必以網罟。捕虎豹者必以陷穽。設之于此。而使鱣鮪虎豹墮其術中。則足以制其死命矣。高宗之制北敵。用此術也。金人既陷壽春。乘勝進兵。衆人皆以爲憂。而高宗曾無懼色。豈姑以是安衆心哉。蓋先事經營。多方布置。至嚴至密。敵或迫江。則王師皆尾其後。彼雖兇彊。豈敢輕舉妄動而送死于我哉。高宗之制敵。可謂得其要矣。今日金運既衰。韃靼方盛。聞已提兵渡大河。圍陳蔡。攻潼關。金人之勢益蹙。其亡指日可待。則是朝廷所當熟慮者。非金人。乃韃靼也。方興之勢精銳無敵。豈可不豫爲之備。誠得中興諸將分布于江淮襄漢之間。委之閫外。聽其所爲。或衝其胸。或擣其脊。或擊其左右。使敵人躊躇四顧。而不知所出。則吾可以必勝矣。雖然。良將未易得也。採之于公論。公論之推。必人材之傑然者也。紀律必嚴。教閱必精。方略必審。威聲必震。而何患乎大功之不集哉。竊聞今之邊防疎略未備。守禦諸將多不得人。而韃靼之勢駸駸將逼。甚可懼也。經營布置。能如高宗。則亦可以如高宗之不懼矣。惟聖主亟圖之。

代武岡林守進治要劄子

臣一介庸愚。寸長無取。誤蒙陛下拔擢。付以邊壘。伏自思念。無以稱塞。夙夜兢惕。靡敢遑處。今茲獲造闕廷。咫尺天顏。平生管見。得以效其萬一。天下大務。固非疎遠小臣所敢僭議。然聖明在上。千齡一遇。而不能以此時罄竭愚忠。仰酬天造。則臣之罪大矣。臣自待次累年。屏伏田里。因能究觀古今。頗識興衰理亂之故。嘗以爲物有綱領。事有管攝。五寸之矩。足以盡天下之方。惟其要而已。爲治而不得其要。則艱苦而無成。論治而不舉其要。則散漫而無統。是用述所聞。誦所學。作書十篇。名曰治要。其目曰。一代之興。自有規模。書稱成憲。詩歌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作遵法。言路四闢。則下情無壅于上聞。作求言。搜選不遺。則賢能爭奮于巖穴。作舉賢。民者。邦之本也。固其本則邦寧。作安民。風俗。國之脈也。其脈不病。雖瘠不害。作正俗。官所以治事也。在得其人。毋取于繁。作省官。兵所以衞國也。貴其可用。徒多無益。作省兵。官與兵省。而財不匱矣。作裕財。刑者。佽也。一成而不可變。作恤刑。居安思危。有備無患。古之善經也。作制敵。臣之區區。雖不能盡知天下之利害。然亟夜以思。妄論天下之要務。無出于此十者。位卑而言高。何所逃罪。伏惟陛下赦其狂愚。萬幾之閒。特賜省覽。儻有可采。裁而行之。豈惟少裨聖治。而微臣遭逢聖代。死且不朽矣。取進止。（原目十篇。今缺舉賢、安民、恤刑、制敵四篇。又省兵、裕財二篇。僅有數語。缺文亦多。今無可攷補。）

臣聞治天下之道。不可以溺于卑。亦不可以過于高。自三代而後。類皆趨近效而無遠圖。以爲吾紀綱粗張。法度粗修。民生粗安。斯亦足矣。豈必建宏遠之規模。而成帝王之極功乎。是之謂溺于卑。間有英銳之

主.謂治效不當如是之瑣瑣也.乃慕高遠.求諸上古.必欲蕩蕩巍巍之治.復見于今.志則大矣.而其效邈然.是之謂過于高.夫溺于卑者.固不足論.而過于高者.徒勞無益.斟酌二者.而求乎至當.其惟一代之家法乎.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家法.規模于開創之初.持守于太平之日.後世子孫遵而行之.自足以治.豈必慕高遠而求諸上古哉.繩祖武者.可以安天下.由舊章者.可以固王業.紛更高皇之約束.雖嘉唐虞.樂商周.而無益也.得失是非.黑白較然.則當今之務.宜將安取.臣竊以爲治要所在.惟我成憲.是訓是式.則可以不勞而成功矣.在昔五代之際.四海殽亂.民用不寧.上帝憫之.生我藝祖.以神聖英武之資.首攘姦凶.光啓洪業.王道廢而復興.人紀亂而復正.規模廣大.傳之無窮.列聖承之.靡所更改.此我宋帝王之業所以與天無極者也.繼自今文子文孫.舍祖宗何法哉.今夫有一家者.乃祖乃父規模于前.爲子孫者猶必世守之.況以天下之大.神聖之所建立哉.蓋我祖宗之御天下.道德仁義.以爲之本.法制紀綱.以爲之具.其更事多.故其燭理明.其爲慮遠.故其立法密.損益前代.斟酌事宜.根本乎聖心.發揮乎事業.坦然大中至正之道.質諸百聖而不慙.建諸天地而不悖.如大禹之有典有則.以貽子孫.如文武之有謨有烈.以啓後人也.聖上緝熙之學.日就月將.固嘗御經幄.命儒臣進讀寶訓.繼以正說.所以繩祖武由舊章者.至矣盡矣.臣復何言.而臣聞之李絳曰.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方憲宗慨想貞觀開元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風烈.而李絳告以斯言.所以勉其君者切矣.故臣願吾君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且臣聞

之有遵法之君要必有奉法之臣唱焉而不和則治道闕矣夫崇寬大而本忠厚此祖宗之心聖上之心也而奉承于下者未必不失之嚴刻裕州縣以寬民力此祖宗之心聖上之心也而奉承于下者未必不厚于取民其餘庶事懼或皆然則大有戾于祖宗之訓是豈吾君之心哉要必致察于此使中外臣子罔不惟成憲是守斯可矣臣所言者凡十皆治要也而以遵法冠于篇首則尤其要者行之以一則是九者有所不合豈不復見祖宗之盛乎漢魏相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具漢與以來國家便宜奏請施行之相豈不能遠取前代顧以爲由漢之治自足以政治云爾由是言之論治道于今日者亦奚必爲過高之說哉（隆以上遵法篇。）

臣聞下情之通塞安危理亂之所由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血氣周流則可以久安而無疾上下交通則可以常治而不亂昔者先王欲通其情而憂其不能自達也是以求之甚急上自公卿大夫服休服采無不可諫雖百工之微猶各執藝以諫初未嘗設爲定員也庶人謗于道則庶人有諫商旅議于市則商旅有諫猶懼此心之未孚也于是有誹謗木有進善之旌又懼夫勇者雖諫而怯者或未能也則爲之法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墨不匡原本避宋太祖諱作不正今改從經文）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儆以不諫之刑古之人豈求夫從諫之美名哉亦惟曰鯁切之不聞則幽隱之不達人主深居九重而海內是非利害之實莫能周知此非小故也破崖岸去邊幅虛心以求之和顏以受之猶懼忠告之不至而況拂抑之沮遏之使不得盡其情歟

臣嘗讀唐史。見李絳對憲宗之語。以爲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纔一二。未嘗不深悲之。夫以忠言進于君。此亦臣子所當然。而乃蓄縮畏忌。一至于是。此無他。順從則利隨。違忤則害至。利害之心勝。故其勢不得不畏。非彼自畏也。雷霆之所擊。萬鈞之所壓。不能使之不畏也。夫使臣下有所畏而不敢言。則諂諛相師。寖以成俗。而人主不得聞其闕失矣。宮禁之崇深。等級之遼絕。耳目之所不及者。雖至大之事。迫切之情。且不得而知。而民之疾苦。何自而伸乎。昔我祖宗之際。詢訪羣臣。如恐不逮。晝日不足。繼之以夜。朝臣轉對。許以指陳闕失。言事之官。其多至二十員。諫列因循。或下詔而警之。臣有忠言。或漆匣而藏之。非止在廷之臣。得以盡規也。雍丘一尉。妄言嬪嬙。布衣皂囊。書辭狂悖。而皆不加罪。所以容納讜言。護養風俗。類皆以犯顏敢諫爲忠。至于濮議新法之起。爭之者雖以罪去。而繼之者其言益危。彼獨何恃而不恐哉。意者舍己從人。從諫弗咈。其風聲氣習。固應有是耶。比年以來。饑旱相仍。星緯失度。天災時變。如此。可言者亦衆矣。而中外臣庶。能奮不顧身。以忠言劘上者。罕聞焉。此豈有所畏而不敢哉。抑有由焉。蓋自中興之初。用事之臣。力主和議。嚴用刑罰。以鉗不附己者之口。偷合苟容。習以成俗。故雖聖君相繼。急聞切直。而士氣猶未伸也。動其敢言之機。而作其敢言之氣。使其心奮發不能自已者。其必有在矣。夫瑰奇珍怪。產于遐方異域。人皆得而用之。事固未有不求而得。求而不得者。雖然。求言易。從諫難。古所謂從諫者。非徒求之謂也。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斯其爲聽言也

末矣。惟知人臣進諫之難。而樂聞過失。虛懷以改。庶乎忠言罄竭而下情畢通。是則求言之實也。（案以上求言篇。）

臣聞風俗之弊。有可以復返之理。患爲政者不能以是爲急爾。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世每以是爲急。而至于俗流失。世敗壞。則因恬而不知怪。是何急于彼而緩于此也。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一日不治。其害立見。而風俗所在。雖有不善。未爲深害也。見其可緩之形。而不見其不可緩之實。培養之不加。而縱尋斧焉。廉恥日喪。忠信寖薄。頹靡廢闕。以至于不可收拾。嗚呼。風俗國之元氣也。元氣枵然。則身隨之。風俗既壞。則國從之。雖秦之強。隋之富。而元氣不存。則危亡可立而待。是果可緩耶。昔者先王知其甚急也。是以省觀風俗。苟有不善。則切切焉以爲憂。陶冶作成。必使粹然醇厚。人有士君子之行。以爲吾代天牧民。勿使失性。其職當如是也。古人以是爲急務。而後世則忽之。教化不明。而質樸日消。此亦無足怪者。我國家列聖相承。美化流行。習俗不變。既與古匹休矣。而審觀詳察。則尙有所當正者。承平既久。而侈靡成風也。未習之好。而去本寖遠也。富者競爲驕夸。貧者傾貲效之。歛以成俗。侈靡以相高。日甚一日。伐之而本眞微矣。臣觀漢文帝以敦樸先天下。而海內望風成俗。翕然化之。唐太宗戒靡麗珍奇之好。而當時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夫此二君者。其道德未純于古也。躬行于上。而俗移于下。源清流潔。表端影直。其效固如此也。聖上清心正本。無他嗜好。乘輿服御。一切減損。所以躬率者至矣。而求諸習俗。未覩其效。意者躬行雖力。而法制猶未備歟。今夫侯王富戚之家。宮室藻繪之飾。器用雕鏤之巧。被服文繡之麗。極侈窮奢。蕩心駭目。公

卿大夫之家婦人首飾動至數萬籩豆之設備極珍羞其侈汰如此及從而問其然則曰吾有所效也京邑四方之極古人所以原本樞機者在是而靡麗爲甚來者無所取則亦惟末習是效故近歲以來都邑之侈偏于列郡而達于窮鄉此豈小故而可不正哉唐柳澤有言驕奢起于親貴綱紀亂于寵倖制之于親貴則天下從禁之于寵倖則天下畏我眞宗時銷金服飾其禁嚴甚然累下制令而犯者不絕故內則自中宮以下外則自大臣之家悉不得以金飾衣服復申嚴禁布于天下自此無復犯者以其自近始而法禁明也聖上恭儉之化形于宮掖聞于天下久矣而臣猶慮夫貴戚大臣之家有漸于薄俗而侈靡相尙者法禁之行當自是始行于一二以勵其餘而風俗可移矣古人舉事必有以大服天下之心故法禁可行寬于貴戚大臣而急于士民之家則人不服何者彼固以爲吐剛而茹柔也躬行以爲之本法禁以爲之具而行之自貴戚大臣始貴戚大臣既正則遠近莫不一于正此則正俗之要也（以上正俗篇）

臣聞唐虞官百夏商官倍成周六卿之屬三百六十建官如此之簡也夫其建官之簡宜其庶事多闕而至纖至悉靡有不舉夏商之制臣不得其詳而成周之制則有周官在今可覆也自衣服飲食之微羽角茶炭之末陰陽巫祝之技至于鼃黿之去蠹物之除妖鳥之射類有職掌而當時不病其冗也古之制官因事而設理之所不可無也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夫所謂天者豈遠于人乎卽理之所當然者是矣有是理則有是事卽有是官設官分職惟理所在則雖繁而甚簡何者理盡而止不容有贅焉者也

三代而上。公卿百執事之職。一定而不可增損。達此理而已矣。兩漢而下。建置漸繁。至隋唐而尤甚。體統不明。官職紊亂。于是乎省官之議興焉。夫當流弊既極之後。豈可無變通之術。而所謂變通者。未易言也。省之而得其道。則人心帖然。誰敢不服。省之而悖于理。則怨謗四集。未能革弊而人心先不悅矣。此不可以不深察也。昔張延賞嘗省官矣。而道路謗謗柳仲郢亦嘗省官矣。而議者厭服。省官一也。而人心之應乃爾不同。此無他。延賞不得其道。而仲郢能當于理。故也。在理不可不省。而人心皆以爲當然。何爲而不服哉。省官之說。在今日誠不可緩。而理所當然者。不可不講也。某局事至簡也。而官猥衆。省之可也。某局事至劇也。而官亦多。勿省可也。或出于先王之所創立。或出于末世之所建置。當因則因。當革則革。概之以理可也。舉事以理。而私意不行焉。則人心必服。雖有不服者。事久論定。而亦從之矣。雖然。此猶其流也。遏其流不若疏其源。今日之官所以冗。豈非所從入者太多乎。卽其所從入者裁節之。此所以疏其源也。昔藝祖之法。自臺省六品五品諸司。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而仁宗之世。則損其數。至于神宗之初。宗室祖免之外。不復推恩。祖免之內。以試出任。夫聖人豈樂此矯拂人情哉。蓋曰此而不節。則來者日衆。官不足以處之。而日益冗矣。紹興之初。以一官而兼數職。今也。以一官而分數人。閒曹冗局可省者衆。推求其端。何以至此。近者聖斷赫然。自宰執以下。任子無不減損。固已疏其源矣。持之至堅。確乎不變可也。延閣秘殿之職。任子之自出者。勿庸輕授可也。咸里恩澤之濫。可損者損之。府史胥徒之

員。可汰者汰之。凡無益于國而坐糜廩祿者。省之又省。而冗官之弊革矣。夫舉事而咈人情。固聖人所不爲。惟理所在而能疏其源。則其弊自去。而人不驚。又何以至于怨哉。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臣以爲省官之方。要必出于此可也。案以上省官篇。

自古患無良將。不患無精兵。得良將以統率之。御之以道。束之以法。怯者可使勇。弱者可使強。案以上省兵篇。

冗官之未省。冗兵之未汰。皆不可言政事。此蠹財之大者也。蠹以上裕財篇。

絜齋集卷三

奏疏

論立國宜正本劄子

臣生稟憃愚。不識忌諱。每思古人有言。事君有犯而無隱。此臣子之職也。況叨論思獻納之列。尤當以是爲職者乎。臣聞天下猶巨舟也。漏焉而窒之。斯不溺矣。天下猶大廈也。欹焉而扶之。斯不傾矣。陛下視今日之勢。安耶危耶。強耶弱耶。如其安且強也。雖方盛之強鄰。猶嚮風而慕義。今者蕞爾殘金。猶敢肆其憑凌。則中國之不安不強。亦已甚矣。舟漏而不窒。室欹而不扶。則將若之何。此臣所爲夙夜懍懍。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也。陛下可不深念之哉。臣聞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朝廷之勢尊。邪正雜糅。忠讒竝進。則人主之勢孤。夫以土宇之廣。民物之衆。共戴之以爲君。可謂不孤矣。然忠臣良士。助焉者寡。又豈能獨運天下乎。昔嘉祐中。張昪爲中丞。彈劾不避權要。仁宗勞之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昪對曰。臣樸學憃忠。託身容主。不可謂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赤心謀國者少。陛下似孤立也。仁宗爲之感動。嗚呼。一言悟主。于斯見之。可謂至忠至切矣。陛下觀今日在廷之臣。其皆赤心而謀國者乎。抑亦有持祿養交者乎。君譬則腹心也。臣譬則手足也。一體相須。休戚利害。靡不同之。國步方艱。當求所以康濟之策。國威未振。當思所

以恢張之道。痛心疾首。莫敢遑息。人臣之義也。今也不然。惟靡曼是娛。惟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相與恬嬉而已。赤心謀國者。固如是乎。賢才之于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也。汲引善類。無間親疎。奇偉卓犖。難合自重之士。尤當極力推挽。俾爲時用。人臣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乏人。而挾私害正。亦或有之。合于己。則掩覆其大過。異于己。則指摘其小疵。毀譽發于私情。而眞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爲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爲憂。京輦之下。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爲怪。旱潦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也。而不以爲非。導諛貢佞。偸合苟容。以梯媒寵祿而已。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此其二三節目爾。其餘宿弊。人主之所當急聞。而人臣之所以不敢盡言者。殆未易悉數矣。夫所爲不敢言者。蓋言之則大拂人情。非所以養交。其交不固。又非所以自安也。植私者衆。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仗。其何以重朝廷乎。今夫一介之士。利害止于一身。猶以寡助爲戒。必求切磋之交。況于人主宗社安危所繫。非輕苟非多助。何以爲國。今日之深患也。雖然。挽而回之。豈不在我。伏惟陛下發自宸衷。大開言路。藥期于治病。而不嫌于苦口。言取其有益。而無惡于犯顏。惟眞才是用。惟公道是行。如天地之無私于覆載。如日月之無私于照臨。聖明當陽。賢俊布列。翼之衞之。共圖斯世。國勢既已安強。皇威自然震疊。區區殘敵。不稱藩面內。則殄滅無餘。又豈能爲中國之患哉。古語有云。正其本。萬事理。臣不勝惓惓。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論國家宜明政刑劄子

臣近者伏觀陛下肆頒明詔。撫諭軍民。具言我直金曲。兵應者勝。于以開曉人心。振作士氣。可謂義舉矣。然臣竊謂事有樞要。物有根本。未有國家不治。而可以排難折衝者。故孟軻曰。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吾國家之政刑。其皆明乎。抑猶有未明者乎。臣愚不肖。蒙陛下拔擢。實諸論思獻納之列。而隱情緘默。非忠臣也。用敢以今之政刑猶有未明者。爲陛下言之。臣聞天下之大勢。有安危。有存亡。關乎安危。猶可言也。關乎存亡。不可諱矣。人孰不知存亡之分。至爲可畏。惟辨之不早耳。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凡通敏可喜者。靡不甄拔。高爵重祿。與之不靳。宜其如穀粟之必可以療饑。如衣裘之必可以禦寒也。而攷其績效。邈焉未見。國勢寖弱。敵心遂啓。陛下知其所以然乎。則以今日所用之才。非不衆多。而眞才則寡爾。似奮發而實怯弱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皇皇于仁義。而汲汲于榮祿。己不自重。又豈能爲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外域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藹然。舉世推重者矣。分閫瀘南。未爲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以觀其設施。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中外者矣。宜還天朝。增重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鉛刀。棄周鼎而寶康瓠。是非顚倒。何以立國。此其政刑未明者一也。臣聞邦以民寧。民以財聚。培植加厚。則咸安其業。朘削無已。則不樂其生。今日吾民之困甚矣。征斂太繁。而已輸者。責其再納。逋負日積。而已蠲者。不免復催。有追胥之擾。有鞭箠之嚴。惟命是從。民財安得

而不匱。重以貪吏肆虐。政以賄成。監司牧守。更相饋遺。戎帥所駐。交賄尤腆。而諸司最多之處。抑又甚焉。見得忘義。習以成風。于是乎昔日優裕之郡。今皆凋敝矣。昔日歡樂之民。今皆愁嘆矣。九重之邃。其亦盡知之乎。閭閻疾苦。不徹于冕旒之前。官吏貪殘。自肆于法律之外。虐我黎庶。邦本傾搖。而罕聞有所譴責。此其政刑未明者二也。臣聞王畿者。天下之本。京邑者。王畿之本。古昔令王。雖一視同仁。而周官所紀。于王國尤厚。所以固其本也。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繁。衣食未裕。其故何哉。蓋自楮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自鹽茶屢變。而藏鈔之久者遽貧。比年水旱。民無餘貲。物貨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焦嗷。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勢之所必至也。抑又有因循而未革者。淳熙中。京邑守臣。別進禁中緡錢。歲以十萬計。後復增之。一季至于十萬。每歲凡四十萬。先朝全盛之時。炎興隆乾之際。未嘗有此。今何所從出。多方督促。先期進獻。假酒本以充額數。米麥之直。償不以時。商人咸怨。來者益寡。酒政既隳。榷酤不舉。何以助經國之費者。京輦之下。人心不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此其政刑未明者三也。臣聞朝廷之上。一舉一錯。人所觀瞻。不可不謹。罪所當重。而輒輕之。禁所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迎合權姦之意。乞斬一世儒宗。此等惡名。百世不磨。衆所共棄也。而一旦洗滌之。安在其爲公道乎。場屋代筆之罰。先朝之所甚嚴。罪至鞭背。終身不齒。自禁防陵夷。肆行無忌。今春始嚴于法。而仍薄其罪。追止一秩。貪鄙恃利之徒。何憚而不犯法乎。任子銓試。至爲易得。而不能措一辭者。往

往倩人爲之。厥費不過千緡。而終身可以祿仕。法非不究之。而官司具文。迄無實效。夫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于九鼎。姦諛並進。輕于鴻毛。政具廢而不行。惟此橫暴之徒。重爲民害。浸淫不已。則存亡繫之矣。豈不哀哉。此非政刑未明者四也。臣聞赦小過。舉賢才。聖人待物之心甚恕。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聖人懲惡之意甚嚴。夫亦察其情而已矣。開禧用兵。一時將帥。捍患難。守城壁者。亦不爲無勞。事平之後。迺以廉謹責之。豈漢家宥李廣利。赦陳湯之意乎。今已漸錄矣。而未有所任使。頃歲亦有自朝士出守盱眙者。經畫有方。功效漸著。俄以罪見斥。邊人深惜其去。臣竊以爲臺諫風聞。斥其罪而能之公也。明主念其勤勞。赦而用之。亦公也。各有攸當。兩不相損。復何疑于此乎。至于選鋒統制。誑北人之來歸。僞受其降。掠其貨實。而蓄以遺敵。投諸死地。絕中原嚮化之心。原情定罪。先王之所不赦。而晏然自若。罰不傷其毫毛。毋乃太寬乎。此其政刑未明者五也。若此之類。尚多有之。夫政刑苟明。強大之鄰不足畏。政刑不明。微弱之敵不可忽。今我雖率道。而邊臣不體聖意。驅其窮乏就食者。而饑民無不我怨。戮其慕義來歸者。而豪民無不我怨。金雖微弱。然能招羣盜而封爵之。赦叛臣而復用之。亦不爲無謀矣。鼓率羣怨。有所侵越。何以待之。嗚呼。處今之世。何可一時一刻。不以邊事爲念乎。當宵衣旰食。坐薪嘗膽之時。而優游泮奐。若四方無虞之日。從容拯溺。揖遜救焚。禍至無日矣。可不畏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陛下清心寡慾。早朝晚罷。不以聲色貨利。汩亂其聰明。亦可謂無怠無荒矣。然古人之所謂無怠無荒者。殆不止此。事所當

爲不可爲之。卽怠荒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所以爲帝之盛。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所以爲王之勤。伏惟陛下若稽古訓。明詔大臣。無一日不熟議邊事。無一日不延見廷臣。合衆多之智謀。求經濟之籌策。掃除姦蠹。修明政刑。自然國勢安強。威聲震疊。而敵無能爲矣。諸葛亮制八陣法。敵莫能敗。可謂一代之傑。然賈詡不稱其用兵之能。而美其治國之善。蓋軍國無二道。長于治國。乃所以妙于用兵也。孟軻所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者。蓋如此。惟陛下念圖之。取進止。

論修戰守劄子

臣區區愚忠。二月三月。獲對威顏。具陳正月雷雪非常之變。宜益修邊防。爲戰守之計。臣非敢爲此臆說也。按春秋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故謹而書之。又臣恭覽國史。紹興三十一年正月丁亥。風雷雨雪。一夕交作。侍御史汪澈殿中御史陳俊卿。皆以爲陰盛陽微。外裔窺中國之象。是冬金亮果提兵大入。今殘敵衰微。雖非亮比。而雷雪作孽。無異曩時。臣所以不得不先事言之。累月以來。淮襄間幸稍寧息。然其心變詐萬端。安知不養力蓄銳。伺隙而作乎。蜀被其害。所過爲墟。雷雪之變。旣昭然矣。秋冬之間。又將若之何。夫備禦有素。雖強大之敵。不足多畏。苟安無策。雖僅存之國。亦能肆毒。而或者之論。則曰。我朝兼愛南北。間不免于用兵。而終歸于和好。今亦和而已矣。豈必他求。臣以爲不然。曩時金人去中國甚遠。糧運難繼。故不敢輕動。而和可以久。今

假息之地。密邇于我。利尚在焉。猝焉而至。豈復顧盟好哉。不可一也。汴都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爲駐足之地。首犯浮光。肆及襄漢。駸駸以至蜀。觀其志願。非專爲歲賜也。彼無求和之意。而我強欲與通和。大有邀索。何以堪之。不可二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耳。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入吾界。而犯順之兵。亦以是日入。雖信如此。和可恃乎。戎可撤乎。輸轉之費。生芬之費。猶自若也。夫何省之有。不可三也。忠義之流。排難解紛。實賴其力。既與敵爲仇矣。彼方仇之。我則和之。倒戈反噬。莫與爲禦。不可四也。堂堂大朝。卑辭厚禮。謹奉垂亡之國。自示削弱。誰不侮之。不可五也。推此以往。其不可者。尙多有之。夫既不可和。則計將安之。曰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外裔通好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苻堅雖強。晉不少屈。而卒成淝水之功。何獨今日欲通好歟。毋溺于宴安。而常軫淵冰之慮。毋樂于順從。而急聞藥石之言。思天變之可畏。懼國勢之將危。無一日不修攻戰之具。無一日敢忘侵侮之恥。選擇將帥。如恐不及。練習士卒。常若寇至。而絕口勿言通和。此則帝王之雄略也。嗚呼。財用未足。兵力未強。姑從和好。似爲體國。以通和爲戒。若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之。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窮之悔。絕不通和。事雖難辦。是乃久安之策。然則臣之愚忠。爲國慮也深矣。雖然。謀之寡不若謀之衆。臣願陛下肆頒明詔。博謀羣臣。凡可以制服敵國者。畢陳于前。而擇其至當者。亟施行之。古者國有大疑。謀及卿士。至于庶人。蓋所以廣其聰明也。庶人猶且及之。而況在廷之臣乎。惟陛下留神。則天下幸甚。

論弭咎徵宜戒逸豫劄子

臣聞洪範之有庶徵。古人所以明天人貫通之理也。于休徵。則曰。哲。時燠若。于咎徵。則曰。豫。恒燠若。何謂哲。明于是非之謂也。何謂豫。安于逸樂之謂也。時者。當其可之謂。恒者。過于偏之謂。人主明于是非。有如黑白。必能憂勤政治。必能總攬權綱。賢必任而不貳。邪必去而勿疑。利于民者。必能興之。害于民者。必能除之。和氣所感。嘉祥必應。此時燠所以順之也。人君安于逸豫。昏而不明。窒而不通。舒緩而不肅。寬柔而無斷。朝廷之政事。不能自有所施設。天下之人才。不能自有所進退。國無定論。人有離心。乖氣所召。災患必作。此恒燠所以應之也。天人一理。隨感而應。可不畏哉。陛下臨政圖治。不爲不久。而和氣有未充。災異猶未弭。去年久旱。河流斷絕。種麥未及。而田已揚塵。不可復種矣。人皆憂之。曰。他日其可接食乎。祈雪未應。人情皇皇。又皆曰。疫癘其將作乎。螟蝗其將熾乎。恒燠之爲害如此。至于冬深。雨則降矣。而麥猶未出。雪已作矣。而移時即止。是恒燠之流毒。猶未歇也。陛下早朝晚罷。不徇于貨色。不盤于遊田。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災。此豈可不推原其故歟。以臣所見。所謂逸豫。非必貨色遊田之謂。當邊烽未熄。戎事方殷之際。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眞才未必能用。宿弊未必能革。駸駸焉日入于頹敝之域。軍民愁怨。無所赴愬。茲非逸豫之所致歟。病已深矣。事已迫矣。汲汲圖之。猶懼不及。又可悠悠乎。毋以嘉祥之略應爲喜。而以餘災之猶在爲懼。肆頒明詔。引咎責躬。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絃易轍。勇于必爲。人主作興于

上人臣震悚于下無敢驕奢無敢耽樂朝思夕慮翼贊明主同以宗社生靈爲憂何患乎災異之不消乎臣聞人主患無其志不患無其功竊觀陛下天資之粹美聖德之純茂足以冠羣倫足以恢遠略所以每獲面對未嘗不陳二帝三王之道每侍經幄未嘗不進憂國愛民之言誠願陛下勿自菲薄恢張志氣卓乎如古大有爲之君今日恒燠之災人皆以爲逸豫所致臣日夜憂思不知所出何者逸豫之失人主之大戒也區區殘敵假息僑寓我有其備何患不克若因循縱弛無奮發之心而專以自守爲說守不能固寖微寖弱而遂至于通和則大事去矣無可言者矣堂堂大朝而委靡至此可不痛哉此臣所以惓惓而不自已也詩不云乎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惟陛下深思此言常以逸豫爲戒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論弭咎徵宜開言路劄子

臣恭聞紹熙二年仲春月朔疾雷震驚繼以大雪光宗皇帝惕然祗懼越六日詔侍從臺諫兩省郎官館職各條具朝政闕失以聞一時忠臣良士獻言者甚衆當時急務莫不上達可謂有應天之實矣咎徵雖形邦本自固姦宄不作疆埸不聳豈非變災爲祥之明驗歟今陛下寬仁恭儉不敢荒寧畏天之心亦已篤矣迺正月二十四日氣令甚燠及夜過半天大雷電發于都邑二十六日霰集不止通夕飛雪積于平地久而後消夫雷乃發聲蟄蟲啓戶著于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雪陰也外裔亦陰也當春而雪未爲害也而作于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不宜積而積陰盛而陽

徵。有外裔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自殘金竄伏汴都。陛下不忍拒絕。仍與通好。羣盜之歸附者。拒而不納。流民之逃死者。卻而不受。故此曹皆惟我是怨。而金人以我爲怯。糾合羣怨。致死于我。侵犯王略。無時無之。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于垂亡之國。辱莫大焉。其可以不自奮發乎。虞書曰。元首起哉。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深懲既往之失。克圖日新之功。恢張紀綱。振起頹惰。以伸中國之威。以破外裔之膽。此所謂奮發也。臣不暇遠引。姑以近代之事明之。金亮之犯淮也。兵力甚強。自謂長江奄忽可渡。我高宗皇帝曾不少懾。下詔親征。敷奏其勇。而益內修政事。王繼先醫術之精。罕見其比。所以保衛聖躬者也。臺諫力排其姦。而籍其家貲。劉婕妤寵冠後庭。中外所知也。一言救解繼先。則斥之不旋踵。張去爲閹官之長。驕橫久矣。亦以臺諫之言。而投諸散地。此三事者。皆行于金亮犯境之日。敵勢雖暴。而聖斷赫然。此國威所以復振。而金亮所以誅滅也。人主之所爲。不必屑屑于細故。惟能舉二三大事。足以聳動天下者。奮發而力行之。則尊居九重。而威震六合。反覆手掌之間爾。雷雪之變。人皆以爲陰盛陽微之故。此乃皇天啓佑上聖。欲以剛濟柔。以威輔德。而成以陽制陰之功也。陛下其可不仰體天意歟。光宗親遭此變。敷求讜言。陛下必欲消變致祥。亦宜開忠直之路。以通天下之情。古者孟春之月。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求之如此之切。蓋不如是。無以聞己過而修闕政也。天災固可畏。然人君修省。則有其象而無其應。向也陰盛而陽微。今也以陽而制陰。蕞爾殘金。豈能抗衡于中國哉。

日月中天，燭火自息。臣不勝惓惓。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絜齋集卷四

奏疏

論蜀劄子一

臣竊觀當今之務。惟邊防最切。而其間利害有未易言者。自淮甸以迄蜀。皆邊面也。形勢至廣。不勝其備。要當斟酌時宜而善處之。淮甸迫近中都。論者皆以爲急。然以臣視之。近者固不可緩。遠者尤不可忽。臣請先言蜀中之利害。可乎。蓋昔者張浚既失五路。力不足以養兵。乃以五路財賦。均之西蜀。增立名色。謂之折估。蜀人由是重困。馴致于今。資用耗竭。人情既岌岌矣。往歲金人至邊。淮襄之間。日尋干戈。獨此一方。互市自若。遂啓戎心。乘間深入。殺戮不可勝計。忠義之徒。痛其家之碎于敵也。縞素復讎。義固當爾。而我師追而還之。金踵其後。無所逃死。安得不怨。怨讟並興。慮其難制。盡散之以爲農。則安得而不叛。敵窺其意。從而誘之。幸以忠義自名。終不甘爲敵役。及其未固。汲汲招集。其亦可也。而事權不出于一。諸司各行其意。于是乎紀綱紛亂。姦宄並作。而關外四郡。遂莽爲盜墟。此關乎安危之時也。若救頭然。（疑此句上有缺文。）雖危可安。失今不圖。噬臍何及。萬一四郡失守。則西蜀之心搖矣。惟蜀與楚相依以立。蜀人乖亂。楚將若何。脣亡齒寒之憂。近在眼中矣。淮甸其能自安乎。中都寧不震乎。可爲寒心。可爲慟哭。此其利害。豈直安

危也哉。智者圖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原紛擾之由。求康濟之策。惟赤心置人腹中。則銅馬之流。莫不感悅。釋賊將用其計謀。則李祐之徒。皆能成功。不疑于物。物亦誠焉。古人此論。可謂著明矣。淮西山東之豪。所以爲我盡力者。誠心待之。蜀之當是任者。誠能效其所爲。開示大信。堅于金石。孰不樂爲吾用。竝邊忠義。聲勢相接。若左右手之交相爲援。若兄及弟之共禦其侮。智謀迭出。則殘敵不能支矣。此所謂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揚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御之爲言。結之以恩信。閑之以法度。不疾而徐。巧于調伏。有致遠之能。而無泛駕之患也。苟非其人。孰任茲事。掊擊其庸懦不才者。更用其望實夙著者。號令一新。精采俱變。元氣既充。外邪消伏。挈諸擾攘之中。置之安全之域。豈惟蜀安。天下舉安。事之樞要。昭然在是也。惟陛下亟圖之。

論蜀劄子二

臣不佞。去歲六月八日。獲對清光。極陳蜀中利害。親聆玉音。有忠直可見之褒。足以仰窺聖心。垂意于坤維者如此。蓋此一方。去天萬里。安危休戚。艱于上達。形勢何以聯屬。警急何以赴援。非其他諸路比也。故聖心深慮之。殘寇稔惡。時有侵犯。今春大入。歷興元。寇金洋。遂至大安。我師勦之。殆無遺類。威聲既震疊矣。然變詐之性。巧于窺覘。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聲搖東南。將若之何。不可不慮也。夫潛龍嚴密。彼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彼安得以搖我。昔孝宗皇帝光臨萬寓。中外敉寧矣。而猶切切焉惟蜀是

憂命執政大臣繼踵宣威者至于三四。又詔制置司同諸帥臣銓擇兵將庸懦不堪倚仗者而易置之。夫宣威之設。不于他路而獨于蜀。兵將之易置。不施之他路而獨施之蜀。聖哲之心。深知天下安危。實繫乎此。重此一方。所以重國勢也。陛下可不繩其祖武而加重于此哉。蓋今日蜀之急務有六。臣請爲陛下略陳之。夫階。古和鳳。蜀之垣墉也。其地險絕。爲吾障蔽。則關內諸郡雖不立城壁。自然安固。焚蕩以來。外無垣墉之可恃。內無城壁之可依。表裏俱虛。寇寧不益肆其毒乎。人情岌岌。避難而逃者。無復歸志。所以小故也。毋憚大費。亟爲之圖。度僧鬻爵。費廣不靳。而責成于郡邑。視其多寡。以爲殿最。磨以歲月。庶可漸復。此其急務一也。自古巴蜀號稱多士。諸葛亮奮于隆中。豪傑歸之。如赴水壑。勳名爛然。前後相望。可以今日而無其人乎。屬者沔帥察其姦欺。立談之間。斷此大事。此固蜀中之儒英也。如此人物。搜揚簡拔。推誠而任用之。何由不濟。此其急務二也。自古立國。賞必以信。況捐軀犯難。尤爲可念者乎。故曰軍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而議者或曰。是不宜厚。厚則貪功而生事。以宋璟不賞邊功爲說。而不知其時之不同。多難之秋。正藉其力。庸可抑乎。大安之戰。其功甚偉。釀賞以萬其餘。誠不爲過。此其急務三也。巴蜀天險。民生其間。類多勁武。勇于戰鬬。其天性也。然聚而不教。與無兵同。教而無別。與不教同。擇其傑異者。豐其犒賜。養其力。精其藝。而勵以忠義之節。則有勇而知方矣。推之田野之間。因農隙以習戰。若雄邊子弟。所以著稱于唐者。則民兵亦精矣。此其急務四也。蜀之境土。與羣蠻鄰。非我族類。未易調伏。今殘寇敢爾

憑陵。安知變之不吾窺乎。昔李德裕之節度劍南也。建籌邊樓。而圖其形勢。復邛崍關。以奪其險阻。威望赫然。數年之內。犬吠不驚。其所設施。必有深服其心者矣。已然之效。足以爲法。此其急務五也。蜀本富饒之地。自折估之法嚴。財益匱。民益貧。重以金人之擾。窮悴無聊。何所越慰。所宜選擇良吏。撫摩愛養。如保赤子。如烹小鮮。仁民之政。務在必行。逋負之物。蠲以惠下。以紓民力。以結人心。以爲手足扞衛頭目之備。不亦善乎。此其急務六也。兼此六者。推而廣之。則今日之蜀。猶往時之蜀也。如其不然。潰裂四出。不可復救矣。昔我藝祖肇造區夏。先取荊南。以迪入蜀之路。繼取全蜀。以圖混一之功。宵衣旰食。勤苦至矣。陛下嗣守丕基。可不念當時取蜀之難而思今日保蜀之策哉。是故國事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足以爲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足以爲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先朝遴選于衆。必以張詠之徒爲之。中興以後。吳玠吳璘兄弟。實任其責。其才氣之雄。智略之偉。立乎千萬人之上。折衝禦侮。談笑間爾。然則今日之典方面。鎮全蜀者。其可不以前修自勵哉。付之以衆人所不敢當之事。期之以衆人所不能成之功。兼總四路。專其委寄。則威望日益隆。優選寮佐。爲之強助。則謀慮日益廣。此方之疾。庶其有瘳乎。西陲既安。則東南恃以無恐。臣所以披肝瀝膽。控告君父者。非獨爲蜀計。爲天下計。爲宗社計也。嫠不恤緯。憂在宗周。惓惓之忠。惟陛下察之。取進止。

論備邊劄子一

臣竊惟當今之務有不可一日緩者邊防是也自陛下更化以來今十年矣築城壁浚濠塹繕甲兵積芻粟習武藝申軍律未嘗一日不爲備禦計也勤勤葺理至于今日宜其十全無闕物物可仗邊疆隱然有不可敵之威強鄰帖然無敢爲寇之意其理固當然也近者竊聞垂亡之寇輒敢率其餘衆侵我疆埸掠我人民焚我廬舍偃然有輕視中國之心陛下知其所以然乎然則我之所爲邊防者未必眞可恃也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往時稍有勞績之人率以罪罷凡今所用新進爲多孰爲智孰爲勇朝廷不得而知也孰爲傑出孰爲中材朝廷不得而知也四顧乏使聊且用之是謂之嘗試任嘗試之將而責以眞才實能之事豈不難哉然則何以得良將曰朝廷之上改絃更轍作其怠惰苟安之氣則良將出矣敵雖微弱而交聘未已所以猶敢桀驁一旦絕之出其不意寧不震慴若猶侵犯以兵驅之觀其戰鬬而智勇傑出之才因是表見折衝禦侮不患無人此乃邊防之首務也講和誓書質諸天地邀諸鬼神不如約者墮其國可謂嚴矣誰敢違之而敵人輒敢渝盟豈不自知其非哉直欲邀我歲幣故爲此小撓爾我從而與之是畏其威也是示之弱也堂堂大朝而見脅于衰殘之小醜惟其所欲略不敢較茲其爲恥辱也大矣使彼猶在燕山其國尙強未嘗棄好雖與之可也今失其窟穴不絕如縷又已渝盟其可與乎稽諸公論萬口一辭謂不當與惟淺謀寡識者或以爲當與爾一或與之我氣先索何以立國方今韃靼最強及其他豪傑崛起于北地者甚衆見吾怯弱如此將有吞噬之心豈不尤爲可慮乎昔紹興中北方強盛而徽皇梓

宮未歸。太母隔在沙漠。高宗不得不與之和。所給歲幣。減于全盛者半。而當時忠臣義士。猶以死爭之。及金亮叛盟。親提重兵。大入淮甸。而完顏雍已入于北方。亮尋隕于非命。而雍盡反其所爲。其國再安。欲尋舊好。故孝宗減幣而與之和。今之殘寇。與其強盛之時。固萬萬不侔也。而我之與幣。增于隆興。一如紹興之數。毋乃太不稱乎。毋乃太卑辱乎。借寇兵。資盜糧。古人之所深戒也。彼既渝盟。是爲寇盜。迺以重幣資之。衰弱之餘。一旦得此。以激厲其衆。又豈中國之利也哉。善立大事者。能反而用之。不以是資敵。而反以制敵。夫今之所患者。財用未充也。然歲幣之數。不爲不厚。足以募勇敢。足以旌戰功。自今以往。邊防于此取辦。國威由此復伸。此天所以祐我國家也。其弱也易兼。其昧也易攻。摧枯拉朽。不勞餘力。此天所以授陛下復讎雪恥之機會也。殘寇折而入我韃靼及夫羣雄。知中國有人。莫不惕息。此天所以啓我昌運也。陛下內揆于心。曉然見夫歲幣之不可與。固守而確持之。則可以奉順天意矣。臣聞孔子之言曰。爲君難。何爲其難也。決大疑。定大計。措其國于泰山之安。天下無敵焉。所以難也。勢則不強。威則不振。患人之見陵。重賂以求免。中才常主亦能爲之。何待于聖君乎。願陛下審思之。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論備邊劄子二

臣竊惟當今之務。備邊爲急。要當精講而熟計之。吳呂範有言。同舟涉海。一物不牢。則俱受其病。此至論也。然則今之邊防。其可有一事不備乎。臣職在獻納。不敢緘默。謹以今日六事。公論以爲未備者。上徹淵

聽。臣聞古之立大事者。必定其規模。而乘其機會。譬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無越思。所謂規模也。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所謂機會也。夫惟規模素定于胷中。緩急先後。有如王朴平邊之策。故守不爲徒守。而戰不爲浪戰。機會未至。則舒徐以待可爲之時。機會可乘。則果決以奮有爲之略。大功之所由集也。今之防邊。亦果能若是否乎。此公論以爲未備者。一也。臣聞古之善料敵者。必察其虛實。而知其強弱。避實擊虛。避強擊弱。則易爲力。今自探問不明。懵不知其所向。不擣其虛而擣其實。不攻其弱而攻其強。豈惟無益。必將自斃。又何以決勝乎。此公論之所以爲未備者。二也。臣聞古者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如腹心手足之交相爲用。如父子兄弟之無有間隔。泰誓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此興亡之所以殊也。今人各有心。異論蠭起。不以國事爲念。而惟己私是逞。甚者他人有能。己則嫉之。造作浮言。播于朝路。使有功者不能自安。豈忠于事君者乎。此公論以爲未備者。三也。臣聞兵不在多。以精爲貴。國初兵籍不過十五萬。而征伐四出。莫不如意。惟其精也。自秦檜當國。陰與金人相結。沿邊不宿重兵。故大軍屯于江山。有急出戍。給之生券。不爲不多矣。然皆習于驕惰。不堪戰攻。故議者以爲不若令歸舊屯。而以其生券。給沿邊武勇之士。公家支費。不增于前。而守禦得人。遠勝于舊。有安居之樂。而無出戍之勞。新卒列營相望。則大軍可以漸減。闕額勿補。以計消之。誠強兵省費。經久無窮之利也。而不聞施行。此公論之所爲未備者。四也。臣聞善馭軍者。必嚴其紀律。白刃在前。不敢不蹈。以爲

退卻者必死。而前進者猶可冀其或生也。故惟知主將之可畏。而不知敵人之可畏。出師之日。坐者涕沾襟。臥者涕交頤。一死將士所以悲爾。今軍人遇敵。望風而奔。蓋以爲前進多死。而退卻可幸免也。紀律之不嚴。一至于此乎。此公論以爲未備者五也。臣聞善養兵者。必厚其貲財。國初沿邊諸將。久于其職。關市之征。皆得自用。以招募勇士。以旌賞有功。以資給間諜。裕然有餘。未嘗匱乏。中興大將所蓄之財。亦不可勝計。紹興之末。內帑所賜犒軍緡錢多至千萬。無所靳惜。今日軍用不饒。既無以豐犒戰士。又主將朘削。而軍人益貧。平居憔悴無聊。臨難豈能死敵。此公論以爲未備者六也。卽此六事推之。其他未備者亦多矣。區區殘寇。敢抗天威。苟不能克爲千載笑。伏惟陛下嚴飭內外大臣。大修軍政。如臣所陳六事。靡不更張。以實邊防。以彊國勢。當今之急務也。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絜齋集卷五

奏狀

江州乞祠狀

某一介疎庸。重以衰朽。誤蒙公朝使令。每愧無補毫髮。今春一病。沈綿七旬。百端醫療。始得痊愈。氣血從此消耗。體力常苦倦乏。勉自支撐。每慮曠廢。雖居官貴乎久任。然多病難以素餐。苟不知退。何能逃責。目今時和歲稔。民生奠居。官事稀簡。自可少安愚拙。豈復有所規避。止緣衰憊。不免控陳。伏乞朝廷特賜敷奏。付以祠祿一次。使得優游里巷。休養精神。實餘生之大幸。

辭免除都官狀

某今月一日。準省劄。正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袁某除都官郎官。日下前來供職。其江西提舉職事令江公亮時暫兼權。候正官到日依舊者。寵渥踰涯。省循非據。伏念某才能駑下。知識卑凡。曩者承乏九江。初無善狀。既而濫承隆旨。復愧罔功。加以年齡遲暮。齒髮凋零。筋力疲憊。老態具見。難以復汙朝列。且七十致仕。著在禮經。不知止足。有虧廉恥。方欲披露情愫。引年而歸。忽蒙誤恩。豈宜忝冒。伏乞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湊。俾遂退閒。不勝大願。所有省劄。某未敢祇受。

辭免兼國子祭酒狀

某昨于三月內具申朝廷乞免兼祭酒尋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依舊兼領今已累月竊緣監學之職專領教導諸生曩以祕書少監兼領館中職閒無事時復一到往往多入學中得以專一與諸生講習頗相信向自兼職經筵講說之日多凡三日始得一到學中相與講習之時甚少諸生信向寖不如前每竊自愧不敢安處欲乞朝廷特賜敷奏

辭免陞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狀

某今月十一日準省劄三省同奉聖旨袁某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者疊冒殊恩難安愚分伏念某自叨史職屢閱歲華憐五技之已窮嘆三長之蔑有日虞顯黜敢覬起升伏乞朝廷特賜敷奏許仍居于下職庶少穆于師言所有恩命未敢祗受伏候指揮

辭免專一編類孝宗寶訓狀

臣今月十六日伏準省劄備奉聖旨令臣專一編類孝宗皇帝寶訓者臣竊以聖君之鉅典實爲治道之宏綱欲總括于羣書必參稽于衆後如臣者見聞淺陋學術荒蕪自知無補于明時屢丐言歸于故里未蒙從欲常懼逾涯矧裒列祖之明謨竊謂熙朝之盛舉尾簪紳之後或可效于微長顓筆削之權實難尸于重任儻惟冒昧必速悔尤伏望聖慈收還成命改畀逸羣之彥丕昭垂世之規臣無任祈天懇切之至

乞歸田里狀

某孤陋之蹤。來自江右。再登朝列。尸素無補。三年之間。屢求閒退。未蒙從欲。每不遑安。伏念某學術迂踈。才能譾薄。久塵清貫。積憂薰心。今則疾病侵陵。精神恍惚。顚倒錯亂。如癡如醉。古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某既耄矣。復何能爲。自度餘生。來日無幾。某之一身。不足自惜。惟是違去松楸。于今九載。不得一見。死不瞑目。伏望憫然興憐。特賜敷奏。許歸田里。得以少延歲月。實出生成之賜。伏候指揮。

又

某近以衰老多病。欲歸田里。具申朝廷。乞賜敷奏。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某竊惟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蓋必其人碩德重望。足以爲薦紳儀表。崇論宏議。足以補時政闕失。求退之意雖堅。而朝廷藉以爲重。故不許其謝事。而以几杖安之。其禮厚矣。若某者曾乏寸長。濫叨班列。車載斗量。何可勝數。既非致治之才。難免腐儒之誚。其留其去。無關重輕。尸位素餐。益增愧悚。此所以不得不去者。歐陽修范鎭。人物之冠也。然修年六十有五。鎭年六十有三。皆致其事。先朝從之。某于此兩賢。無能爲役。而行年七十有三矣。若猶顧戀。公論謂何。伏乞朝廷再賜敷奏。俾遂歸田之請。庶逃貪位之譏。伏候指揮。

乞歸田里第一奏

臣猥繇疎淺。躐處清華。曾無補于涓埃。每自慙于尸素。如臨淵谷。若撻市朝。慨念初心。本自期于超卓。豈

宜晚節。乃不顧于廉隅。屢騰告老之章。未遂投閒之志。有識咸嗤其固位。後生亦誚其謀身。既公論之弗容。矧衰年之多病。蕞爾僅存于陋質。頑然有類于枯株。知來日之無多。痛修名之不立。仰祈睿鑑。俯察愚衷。與其瀕于危殆。而始聽其歸。孰若可以支持。而亟從所請。得少延于歲月。實有賴于生成。臣無任祈天懇切之至。取進止。

乞歸田里第二奏

臣近以年老衰病。具奏乞歸田里。續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伏念臣學不足以造古人之精微。行不足以爲當世之準的。瑣瑣末工。于謀國惓惓惟切于愛君。屢陳逆耳之言。每切攖鱗之懼。聖恩寬大。固靡不容。弱植孤危。終難自立。加以年齡之遲暮。不堪疾病以侵陵。名雖謂之老成。實自慚于昏耄。若猶貪戀。必致顛隮。輒于方命之誅。再控由衷之請。一言不實。是謂欺君。三尺具存。何所逃罪。得卽安矛故里。實有賴于深仁。臣無任祈天懇切之至。

再乞歸田里狀

某近嘗披露肝膽。乞歸田里。續準省劄。奉聖旨不允。某竊惟義利之辨。古人甚嚴。所貴乎學士大夫者。惟其見得思義也。若嗜進無厭。苟得無恥。此乃庸鄙小人所爲。安在其爲學士大夫乎。故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某嘗服膺此訓。乃知人生自有樂地。此心無

愧。雖貧且賤。自有眞樂。此心有慊。雖富且貴。不堪其憂。故不合于義者。聖人深戒之。義之爲言宜也。非所宜得而得之。非所宜處而處之。皆不可以言義。某年七十有四矣。平生安于定命。不求榮達。今晚節末路。來日無幾。乃嗜榮冒利。不顧廉恥。豈不有負于初心乎。宜去一也。供職成均三年有半。未能作新士類。淪胥惡習。尸位素餐。已深負愧。升華禁近。何以堪之。宜去二也。自嘉定之初。離家去鄉。今已十稔。松楸之念。日深日切。若遽先朝露。將抱恨重泉。宜去三也。疾病交侵。氣血消耗。目昏華而不明。心怔忡而不寧。行步顚躓。常憂顚仆。宜去四也。今宰執大臣。在朝無同姓之親。示至公也。某區區微臣。父子同朝。寵榮僥倖。公論其謂何。宜去五也。昔孔戣負二宜去。韓愈所以不能留。今某宜去也五。而猶貪而不休。其罪大矣。伏乞朝廷特賜敷奏。保全餘生。獲歸田里。實乾坤大造。伏候指揮。

辭免陞兼侍講狀

某今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袁某陞兼侍講。洊被恩光。彌深震懼。眷經帷之密勿。稗聖學之緝熙。退省庸愚。莫能稱塞。誦說已踰于始望。講明難冒于殊私。伏乞朝廷特賜敷奏。俾仍舊職。庶免煩言。所有恩命。某未敢祗受。伏候指揮。

辭免除權禮部侍郎狀

臣今月初七日。三省同奉聖旨。袁某權禮部侍郎。自天有命。無地措躬。竊惟密邇宸旒。論思禁近。俱公朝

之高選。實賢士之榮塗。況乃攝貳春官。典司邦禮。必得寅清之彥。庶逃瘝曠之譏。如臣者才不逮人。學未聞道。器業弗充。而疎庸已甚。年齡既暮。而朽鈍無堪。累控忱辭。乞歸故里。未蒙從欲。彌切懷慙。念神武掛冠。所以保全于晚節。若甘泉簪筆。胡能稱報于殊恩。自揣非宜。實難冒處。伏望渙渥。改畀名流。俾歸蓬蓽之居。少駐桑榆之景。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乞歸田里第一奏

臣輒殫愚悃。仰瀆宸聽。臣性資鄙陋。學術迂疎。遭逢聖朝。擢登嚴近。非不欲鞭策罷駑。少圖稱塞。而默自循省。了無寸長。以言其才。則不足以排難解紛。以言其德。則不足以感人動物。叨踰過甚。愧怍益多。所以數年之間。累上投閒之請。未蒙從欲。殊不遑安。忽非意之相干。懍孤蹤之難立。惟知反己。詎敢尤人。既不容于清切之班。盍自放于寬閒之野。伏乞聖慈檢照臣節次乞歸田里奏請。速賜施行。臣無任祈天懇切之至。

再乞歸田里第二奏

臣近者輒控忱辭。乞歸田里。續準省劄。奉聖旨不允。臣一介疎庸。濫膺任使。非不知事君之義。當致其身。方國家多事之秋。非臣子歸休之日。獨以年齡遲暮。體力衰頹。勉彊趨班。名實俱喪。己既不能自重。人亦從而輕之。居論思之地。參勸講之華。而苟容于其間。則朝廷亦輕矣。此臣所以不得不去也。伏乞聖慈軫

念孤蹤。許歸田里。以安餘生。以全晚節。臣無任祈天懇切之至。

辭免正除禮部狀

臣今月初四日伏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臣禮部侍郎者。自天有命。無地措躬。竊惟貳職秩宗。公朝高選。必得寅清之彥。庶殫獻納之忠。如臣疎庸。何足比數。姑攝官而承乏。猶懼弗任。若滿歲而爲眞。又安能稱。兼臣年齒遲暮。心志昏荒。屢騰告老之章。未遂歸休之願。方欲洊陳于悃愊。豈宜冒處于清華。伏望聖慈俯察愚衷。收還成渙。仍乞檢會臣乞歸田里前後奏請。速賜施行。以全晚節。所有恩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辭狀

寵膺綸綍。懼切淵冰。竊惟論思獻納之班。必得碩大光明之彥。矧春官之有貳。實天秩之攸司。自非窮制作之原。何以舉範防之要。而臣偶緣際會。濫被選掄。攝承雖閱于歲華。朽鈍無裨于國論。深虞汰斥。敢覬褒遷。當懇求閒退之時。乃眞拜寅清之命。宜去久矣。貪榮可乎。大有負于初心。必難逃于清議。與其包羞而就列。孰若揣分以遄歸。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伏乞聖慈。赦其方命之罪。改畀時髦。俾歸故里。實天地生成之賜。

辭免正除禮部再申尚書省狀

某近者第二奏辭免新除禮部侍郎恩命。乞歸田里。續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某雖至愚。豈不知君父至尊。臣子至卑。方命之罪。萬死莫贖。然內揆于心。有不能自已者。某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人臣之大義也。寡廉鮮恥。貪位慕祿。人臣之大罪也。大義如坦途。大罪如深谷。豈可舍坦途而蹈深谷哉。某之行年七十有五矣。齒髮既凋。筋力既憊。精神恍惚。如醉如癡。昧止足之戒。叨論思之列。竊官曠職。勢所必至。心知不可。懇求歸休。大義當然也。攝官滿歲。進而爲眞。雖自古有之。但某于求退之時。被升華之命。若不顧廉恥。居之不疑。公論必曰。是見利而喜爾。是得遷而留爾。某雖無是心。而迹或似之。雖家置一喙。何以自解。當白首垂沒之年。貽貪位慕祿之誚。厥罪莫大焉。舍大義而不由。觸大罪而不恤。爲臣若此。公朝亦焉用之。此某所以不能自已也。伏乞朝廷特賜敷奏。追還成命。許歸故鄉。不勝千萬之幸。

又乞歸田里第一奏

臣一介疎庸。叨塵清貫。無補分毫。如負芒刺。所以數年之間。屢求閒退。非飾辭也。名義至重。此心難欺。既深知其不可。而猶黽勉就列。則是寡廉鮮恥。雖至愚無識。尙何面目見天下賢士大夫乎。公論弗容。士友交謫。皆以爲名教罪人。臣實懼焉。伏乞聖慈念臣衰病。放歸田里。保全晚節。臣無任祈天懇切之至。

又乞歸田里第二奏

臣今月初九日。伏蒙聖恩。以臣乞歸田里。特降詔不允者。臣伏自思念。庸陋之質。久玷班列。宜去固非一

日。乃至再瀆聖聽。臣聞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明于出處進退之義也。若瑣瑣碌碌。無補事功。公論以爲宜去。而貪榮慕祿。恬不知休。尙得謂之士君子乎。粤自聖朝更化。臣首蒙收召。今十有一年矣。歷官中外。不爲不久。歲月愈深。憂愧愈積。以言乎論思。則不能極陳天下之利害。以言乎講讀。則不能仰裨聖學之高明。而臣之行年七十有五。形容憔悴。步履艱辛。目昏耳重而不明。氣萎弱而不振。每遇朝會。戰戰兢兢。常恐失儀。自知來日無幾。必將溘先朝露。一去松楸。不得再見重泉之下。抱恨無窮。此微臣之所以痛切也。伏惟聖慈。念臣所陳無非由衷之語。放歸田里。休養餘生。臣干冒天威。下情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狀

今月五日。準省劄。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袁某除煥章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者。褒遷過甚。震惕靡寧。竊惟學士之員除。允謂公朝之高選。學足以造古人之堂奧。行足以爲當世之楷模。以器業則恢洪。以聲名則煒煜。肆膺妙簡。乃協師言。如某者。資稟凡庸。年臻耄耋。班寖聯于淸切。心每懼于滿盈。自應絕意于榮塗。敢覬升華于邃閣。苟惟冒處。必至疾顚。伏乞朝廷特賜敷奏。曲憐朽質。亟寢誤恩。庸改畀于名流。庶安全于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祗受。見寄留慶元府軍資庫。伏候指揮。

絜齋集卷六

策問

祖宗家法

問。書稱監于成憲。詩歌率由舊章。良以祖宗之家法。後嗣子孫遵而行之。不可違也。在漢宣帝時。宰臣魏相。好觀漢家故事。數條漢與以來國家便宜。奏請施行之。而唐世人主。亦以太宗爲法。政要一書。有正色拱手而讀者。夫古者聖君之可爲法者多矣。顧不取諸彼。而惟其祖宗是憲是式。意者曰。此自吾家法耶。恭惟我藝祖皇帝。誕膺天命。光宅四海。繼以太宗。眞宗。克紹先烈。煌煌乎聖德神功。與二帝三王比隆竝美。漢唐之君。不足進焉。處歷中樞臣富弼。作爲寶訓一書。而三朝制度紀綱之法。燦然畢具。誠我國家之舊章成憲也。歷代寶訓。經筵進讀。用以龜鑑。豈非萬世大法。可遵而不可易歟。雖然。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自古爲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君德爲本而寶訓則首以賞罰。非所當先而先之。豈固有深意耶。求諫。帝王之盛美也。是書之末。乃始及之。豈其所載無非急務。非必以先後次第言也。三朝立國規模。雖非小智所可窺。求之是書。大略可見。當五季之餘。海內分裂。未易混一也。我祖宗之興。遂能削平禍亂。鞏固基業。傳之罔極。何修何營而臻此也。上而主威振。朝廷尊。下而民生阜。習俗美。內而以大總小。如臂使指。外而

邊陲晏然。四裔賓服。成績爛然。本原所自。亦可卽是書而求之歟。若用人若攷課。若任將帥。若制藩臣。若謹刑罰。若制國用。若禦戎敵。垂諸後世。皆可爲法。稽諸前代。亦皆合乎。今日之治。固當以三朝爲式。然因時制宜。容有不能盡合者。故稱堯舜者曰若稽古。若者。順而行之。稽者。參而攷之。隨時之義。不能盡循也。然則寶訓所載。其事事而遵行之歟。抑擇其宜于今者用之歟。盡併以告。

宗法

問。古者宗法之立。所以篤親親。厚風俗也。大宗一。小宗四。合而爲五宗焉。蓋諸侯之庶子。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使其嫡子爲後。所謂繼禰者爲小宗。五世則遷者也。不惟諸侯之別子爲然。而異姓之起家爲大夫者亦如之。嫡嫡相承。每事諸告。有大宗。以爲小宗之統。有小宗。以爲羣弟之倡。小宗雖親盡而遷。大宗則正統自若。故百世而親親之恩。未始絕也。風俗安得而不厚歟。然嘗攷諸家之言別子者。其說非一。或曰。君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或曰。公之子。皆別子也。或曰。諸侯之母弟。不盡爲祖也。或曰。始封之君。別一人爲祖也。自今觀之。其亦有的然不可易之說歟。別子之嫡子。謂之繼別可矣。而禮之有繼別子之所自出。則所繼者。果何人歟。別子之正統。既爲大宗矣。大宗有庶子若孫者。其兄弟自爲宗歟。抑宗小宗歟。古者宗將有事。族人皆侍。事無鉅細。靡不由之。以嫡子當立。而苟非其人。悖理亂常。莫亢厥宗。將何以處之歟。祖遷于上。宗易

于下謂其親盡也。親盡則不相爲宗。于是乎易之。則自五世之外。別爲宗矣。上無所繼。而下自爲宗。可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記以爲周道也。然則宗法莫詳于周矣。或謂夏商之制。與周不類。則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者。婚姻可通也。而何以爲盛時之法歟。昔之習于五宗者。若毛萇杜預賀循薛綜之流。其說既詳矣。孰爲得。孰爲失歟。東坡蘇氏。以今無世卿。大宗不可復立。欲復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其說似矣。然自古安有舍大宗而獨立小宗者。獨立小宗。則五世之後。將漸散而無所屬。親親之道。何以能久歟。試紬繹而言之。

歷象一

問。古之聖人仰觀于天。以爲日月星辰垂象雖明。而躔度至微。不可以莫之察也。故在書則有歷象璿璣。在周官則有馮相保章。而月令所紀。尤爲詳焉。夫天左旋。日月星辰右轉。禮經之語也。而或謂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戾于經矣。日昱乎晝。月昱乎夜。陰陽之精。發于光華。厥類均爾。而或又謂日入于海。隔以映月。受光多少。隨日遠近。則是月待日而明也。月不能自明。而衆星爛然。獨能自明乎。史稱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去極雖或遠或近。要不離于黃道。而月出于黃道之南北東西。常失其中。箕之好風。畢之好雨。皆月行失中而然。以理揆之。果信乎否也。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衰代日行下道。自漢儒有是言矣。不知此三者之別。皆黃道歟。非歟。以分星。觀妖祥。蓋周保章氏之職。春秋時。有星孛于大辰。

而知諸侯之火歲在星紀。淫于玄枵。而知宋鄭之饑。星土之驗蓋如此。然周都地中。而柳南方之宿也。安得而爲周分。齊負東海。而虛危北方之宿也。安得而爲齊分。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識者知漢將有天下。而後人非之。謂金水二星。不應背日而行。則漢史所紀。果足爲受命之符乎。越得歲。吳伐之。而越終有吳。燕得歲。秦滅之。而燕終有秦。福德所在。誠非加兵者之利。而或謂武王逆歲而伐紂。何耶。五星出東方。何以爲中國之利。月行掩昴。何以破旄頭之國。熒惑守歲而退。何以言速用兵者昌。天道幽微。自鄭之裨竈。見沮于子產。其言卒不驗。曾謂後人而能測究歟。星家之說。多有取于官名。所謂中執法。柱下史。尙書。從官。謁者。郎將之屬。皆後世官稱爾。不知三代之前。亦有是名乎。有之曷不經見。無之而自名之。可乎。班氏漢志。經星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名。（四八十三原本誤三八。今據漢志改正。）後數術之家。或謂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不存。或謂二百八十三萬一千四百六十四星。夫星古猶今爾。而多寡若是不侔。有于交州海中。見南極下衆星。皆古所未名者。則甘石巫咸。果能無遺乎。言天三家。渾天爲優。而爲推驗七曜竝循赤道。而無黃道者。其器亦疎略矣。果何以推驗乎。觀歷代史。或首列五宮。而次以五星。或上言五星。而後五宮。或詳言中宮。而次以二十八宿。皆非徒然。殆必有意。儒者所宜講也。其悉言之。

歷象二

問。昔者帝堯首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歷步其數。象占其象也。大舜承之。協時月正日。治歷也。在璿璣玉

衡觀象也歷數既明象復參焉天道于是乎不差矣漢歷莫密于太初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清臺所課未有能及者行之久遠可以無差矣而至建武中纔百餘年分度已差元和之際去天益遠得非其初亦有所未盡耶漢之渾儀古璣衡之遺也洛下閎賈逵皆爲之而張衡尤精所謂術數窮天地制作侔造化宜其盡善無可議者而淳風譏其推驗七曜盡從赤道則是無黃道也焉有黃道不明而可推測造化者乎一行有言六家之說迭爲矛盾以爲蓋天則南方之度漸狹以爲渾天則北方之極寖高且有不在渾蓋是非之語則是渾儀亦不足用耶夫歷之精者既不能無差儀之善者又難以盡信天道何以步占人時何以敬授乎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而史遷乃謂天運三十年一小變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既曰變矣自五百年以往變有不可勝窮者千歲之日果可以推知乎璿璣玉衡自古以爲觀天象之器而史遷乃曰北斗七星也以斗定四時夫豈不可而遂以爲璣衡其然乎否乎盍併陳之

歷代國祚

問嘗觀歷代得失盛衰之故自三代而後若漢與唐學者類能言之三國鼎峙南北分裂晉隋混一五季更禪之時往往未之深攷故願相與講明之魏氏據有中土天下莫強焉吳大帝蜀昭烈處于偏方角其智力卒與之抗衡竝列而爲三彼何修何營而遂能爾也天下既分合之實難晉武之世乃能混區宇以

爲一厥功高矣然不一再傳而神州赤縣淪于劉石間關渡江蠻爾微弱不數年而建中興之業王蘇之變國勢復岌岌矣以弱制強卒清大憝苻石之雄非晉所可敵也勝于淝水焚其聘幣曾不見中國之爲弱雖以桓溫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心而卒不能移其祚夫方其盛也不虞其遽衰而衰已繼之至其衰也殆不足以立國而緜緜延延久而不絕此果何爲而然乎劉聰石勒苻秦拓跋之流據有中原所向無敵有傳數世而愈盛者宋武帝起匹夫不階尺寸之柄而兵威所至易于破竹卒代晉氏而履尊位是又何爲而然也北方諸侯莫盛于秦和之主江左諸君莫盛于元嘉之時其施爲建立所以能致盛強者亦可得而聞乎蕭氏陳氏之迭興于南高氏宇文氏之稱雄于北其興也驟其亡也遽亦可推原其故乎以宋武之英特得長安而旋失之終身封域不過江左隋氏何爲者而能取梁滅陳中天下而立混一之功足以爲子孫萬世之業矣僅一傳而不復繼此又何也唐之莊宗明宗類皆一世英主周世宗威武之聲震讋夷夏尤爲偉特而皆不足以傳遠其勢如飄風暴雨倏然而至截然而止何其得之甚易而失之亦不難也成必有自敗必有因儒者可不攷論之歟盍備陳之毋略

邊備

問古者中國甚尊外裔甚卑遼乎頭足之不侔也管仲霸者之佐爾猶能攘荆楚尊中國一匡天下之功聖人美之魏絳勸晉悼公始有和戎五利之說雖能九合諸侯于八年之間而中國亦少卑矣漢與匈奴

和親。遺以金絮綵緡。賈誼羞之。以爲足反居上。首顧居下。甚言其顚倒也。然當時中國乂安。民物繁華。不可謂非和親之力。武帝窮兵遠討。海內虛耗。其禍烈矣。然匈奴震讋。至宣帝時。朝呼韓于渭上。頭足之位。于是復正。不可謂非用兵之功。就二者而權之。當今之務。將何所適從乎。嘗怪晉室之東江左。可謂微弱。而未嘗輒與議和。石勒來聘。遽焚其幣。不知何恃而敢然也。豈其守禦戰攻之具。素備而無闕歟。唐太宗用兵如神。亦未免屈己以和突厥。後其君長皆爲所擒。豈其以和好爲權宜。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者歟。國朝列聖相承。兼愛南北。澶淵之役。契丹既退衂。精甲躡後。其類可殲。而顧與之和。毋乃天覆之仁。不屑與較勝負歟。紹興間。時相獨主和議。忠臣義士。以死爭之。使當時不遂與和。神州赤縣。果得而盡復歟。自辛巳之冬。金人叛盟。和好遂睽。迄于甲申之歲。天子英武獨運。誓雪讎恥。而卒不與戰。聘使復通。敵亦畏威懷德。無復盜邊。兩淮荊襄之間。耕桑徧野。民安其業。豈亦和好之明驗歟。今邊隙既開。區畫實難。將與之和乎。敵情無厭。非理邀索。難從之請。其何以塞。將與之戰乎。國用方艱。兵力已罷。幸而能勝。其何以繼之。將以和好爲權宜。而不忘戰守之備乎。沿邊屯戍。未易遽撤。我有吞彼之志。則彼有疑我之心。亦豈能猝合哉。自古待外裔者。不出于和。則出于戰。不出于戰。則出于守。欲立一定之論。爲久長之計。如之何則可也。其備言之。

官制

問設官分職所以代天工也尊卑先後其序不可易天道自然非人以私意爲之也嘗觀帝堯首命羲和以歷象之事分爲四子各以其方任職且置閏定時以爲釐百工熙庶績皆由是出蓋羲和之重如此然攷其職業亦不過周人馮相保章之類爾在周爲春官之屬以中士爲之而帝堯之命乃居于若時登庸若子采之先何其尊卑先後之相戾耶周家天地四時之官各屬其屬與羲和四子大略相似而其職則非鳥火虛昴作訛成易之謂也竊疑太古之世其設官也多詳于天若鄭子產所謂閼伯主辰實沈主參晉史蔡墨所謂五行之官祝融句芒收之屬無非以天象陰陽爲職堯去太古未遠故亦以羲和爲先歟周六卿分職詳于人矣然以天地四時名官蓋亦有本焉嘗以舜典九官參之百揆之任固無異于冢宰而以稷官次之居司徒之先而士又次之復有共工焉虞焉秩宗焉典樂焉納言焉數多于成周先後之次亦復不類將焉從乎周官大要不過六卿爾而周公作立政乃有常伯常任牧夫者卿歟抑其屬歟禮記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又五官六府六工與虞周皆不合或曰此商制也信乎周六卿率屬宜各以類相從而職方土方不屬地官而爲司馬之屬馮相保章不屬天官而爲宗伯之屬司儀掌賓客擯相而不屬之春官司服掌王之衣服而不屬之天官若此類者不一而足安在其爲率屬乎古天子九卿周合孤卿爲九而漢亦有九卿其所職掌果合于古歟間有列于九卿者卿在其中歟抑別有卿歟百官公卿表有所謂加官古弗聞焉實自漢始當時所以置是者果何爲乎周官三百六十定制也以禮攷之五家比長一

人以下士爲之不勝其多豈三百六十而止歟漢自佐史至丞相二萬二百餘人其多如此視成周之制不知其幾倍矣而當時不聞有官冗之患自晉及唐省官之說班班見于史牒何與漢異歟御史周之中士爾至漢則御史大夫亞于丞相侍中秦之丞相史爾中書令漢閨闥之臣爾而後世皆爲輔相如此之類亦不一其何自而然歟古宮中用士大夫蓋自王宮次舍膳服酒漿之官皆以士大夫爲之後世內外廷截然爲二宮中所用殊不相侔合而一之可乎唐三省相通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至今以爲良法稽諸周制合歟否歟其詳以答

官祿

問古者設官制祿未嘗無一定之法官之多寡祿之厚薄因其事稱其宜皆有不可易者焉嘗觀書稱唐虞官百夏商倍之末嘗不慨歎古之盛時設官若是之簡而庶務靡不畢舉官既寡祿亦然其供億亦易爲力財安得而不裕成周三百六十視古雖增較之後世簡矣然嘗疑比長之設五家一人以下士爲之合六鄉而言官不勝其衆祿亦不可勝計雖後世官冗之時亦不若是多也或者理所當然雖繁而不病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載師以士田任近郊之地釋者曰所謂圭田也夫近郊之地疆理幾何又有所謂宅田賈田者圭田所占亦甚狹矣卿以下之官若之何給之王制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而孟子以爲卿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官于王朝而其祿以侯國爲差不爲不厚矣祿之厚

固所以重其責也。當時孟子之言。曷爲不同。或者非一代之制歟。漢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民漕轉山東粟。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而當時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有奇。不知漕粟之數。果足以盡給歟。省官之說。晉以來有之。而漢氏無聞。是必官無虛設。祿不輕與。制度之善。庶幾于古也。元康中。以小吏身勤而祿薄。益百石以下俸十五。砥礪廉隅之意著。然則景武以前吏祿之制。果能足其用度矣乎。諫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十有奇。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而止。其微如此。意者祿廩厚歟。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二等。其多寡之差。視三代何如也。唐初定官制。纔七百三十員。視漢爲甚寡矣。而歲漕之粟。乃倍于漢。官寡而祿厚。亦美意也。其後有千緡者。有九千緡者。何漢之俸錢。如彼其微。而唐若是之厚。亦有說乎。常袞之裁限。李吉甫。李泌之建請。果皆當乎否也。其究言之。

功臣

問。漢唐之際。人臣有功烈者。必表而揚之。麒麟。雲臺。凌烟。圖畫其人者是也。麒麟所圖。纔十一人。而黃霸。于定國之流。不預焉。其選艱矣。韓增。劉德。梁丘賀之徒。非有表見于世。顧乃得預于中興輔佐之列。何耶。雲臺二十八將。以鄧禹元功爲首。自是而下。亦宜以功之大小爲序。竇之平齊。恂之守河內。彭之克延岑。異之破赤眉。皆其時卓然可稱者。而序之于王梁。杜茂。傅俊。堅譚之下。彼數子者。功何有焉。是何先後之失當耶。馬援以椒房之親。不得預雲臺。而凌烟則以無忌爲首。借曰賢而有功歟。攷其輔佐。孰與房杜。論

其戰伐。何如英衛以椒房之親。而居其上。可乎。志玄。弘基開山。順德之徒。瑣瑣焉無足稱。而君集又叛臣也。乃得與元勳茂烈爲伍。太宗固非苟然者。其亦自有深意耶。德宗差功臣爲二等。其多至一百八十七人。大中時復增三十二人。是何擾擾然多功臣哉。詳攷其人。眞有功者幾何。名曰功臣。而無其實者又幾何。宜悉以告。

封駁

問。朝廷者命令之所自出也。設爲給舍臺諫之官。以封駁論列爲職。所以彌縫其闕。糾正其非。歸于至當也。然嘗觀隆古之時。天子與公卿大臣。謀謨于上。羣有司奉行于下。如一家之內。父兄有命。子弟敬承。無敢少戾焉。不聞有封駁論列之職。意者龍之作納言。仲山甫之爲喉舌。猶後世所謂封駁歟。而未敢以爲信然也。周官司徒之屬。有司諫焉。而所掌者糾萬民之德。爾宗伯之屬。有御史焉。而所掌者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爾亦未以論列爲職也。夫隆古之君。兢業萬幾。惟恐臣下不得盡其忠。而封駁論列之職。曾後世之不若。豈固自有深意歟。且以後世觀之。爲給舍者。或論事有回天之力。或批勅有夕轉之風。或列來俊臣陷仁傑之枉。或沮盧杞刺饒州之命。或進藥石之言。或止貓鼠同穴之賀。其確然守正。不肯詭隨者。類如此。爲臺諫者。有謂必明目張膽。有謂當動搖山岳。有欲壞白麻者。有扣額龍墀者。有斥裴延齡姦佞。而明陸贄之忠者。其侃然正色犯顏無隱者。又如此。不知隆古之時。亦若是否乎。如曰予違汝弼。汝無面

從。如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此古人虛心求言之盛德也。不知後世所謂封駁論列者。亦若是否乎。君有常尊。臣有定卑。堂陛等級之勢。判乎其不侔。在上者行之而在下者非之。毋乃非所以隆主威。重朝廷乎。又嘗以歷代攷之。封駁論列之職。其始名位皆卑。而其後權任寖隆。蓋給事中常侍黃門之流。而中書舍人。纔八品官爾。初止于是。而後皆爲天子之法。從諫大夫。本郎中令之屬。而後爲諫省之長。中丞。本大夫之屬。而後爲憲府之長。何始之卑。而後之崇歟。其必有以也。盍併以告。

革弊

問。革天下之弊者。必循天下之理。而天下之怨。勿容恤焉可也。昔者盤庚之遷都。民胥怨咨甚矣。盤庚不顧而必爲之。都邑既建。民奠厥居。遂爲商家無窮之利。由此觀之。善爲天下者。奚必恤浮議之紛紛哉。聖上興起治功。掃除宿弊。海內莫不洗心易慮。以觀德化之成。蓋銅器之弊甚矣。則盡行銷毀。雖王公貴戚之家。敢有私鑄者。必罰無赦。圍田之弊亦久矣。則盡行開決。雖歲月既深。已成膏腴者。亦所不惜。至于會稽之和買。則又從邇臣之請。履畝而稅之。以銷姦民欺僞之心。此三者。皆理所當然。人情之所不樂者也。順理而行政。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卓卓乎帝王之盛舉。酌于至當。誰敢不服。雖然人心逐利。日長炎炎。殆不可遏。今嚴于約束。令于天下曰。毋冶銅。毋圍田。聞者悚然。莫我敢犯矣。不知既久而能如是乎。自紹興銅禁之峻。凜凜可畏。而曾不數年。私鑄自若。淳熙以來。賢監司郡守。亦有建請于朝。決去圍田者矣。決之

未幾。其園如故。豈非利心難遏。暫止復作耶。必欲絕其利心。非嚴刑峻法不可。而嚴刑峻法。非平世所尙。然則果何道而使人心悚畏。常如今日也。履畝而稅。固爲均平而壹之眞爲下戶。法當免者。今亦及之。能無害乎。豪宗巨室。向也析大爲小。得與下戶俱免。今履畝之後。所輸必多。能不怨且謗乎。此可以無恤也。不知今日所行。果能久遠而無弊乎。如使未能無弊。施諸吾民。猶有怨心。又不若無怨之尤善。果何道以能使人心樂從而不怨乎。其備言之。

田制

問。古者井田之法。莫備于周。蓋岐山則有平土之法。而小司徒之職。則有井牧之法。其平土也。則屋三爲井。積而爲通。爲成。爲終。爲同。其井牧也。則九夫爲井。積而爲邑。爲丘。爲甸。爲縣。爲都。名與數俱不類。抑隨時損益。不能盡同歟。抑旁加之說。果有之歟。井田之法。備于同。而司徒之職。止于都。都果足以盡井田之制歟。宅田。士田。賈田。曷爲而任近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曷爲而任遠郊。若此類者。必皆有說。可言其詳歟。百畝之田。所食不過八口。餘衆男爲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此夫當授田之初。量地制邑。度地居民。固已無曠土矣。不知餘夫所受。于何取之。取之近。則無餘地。取之遠。則父子異居。非先王厚人倫之道也。周之受田。以不易一易再易爲差。而又有所謂萊地者。田卒汙萊。詩人所刺也。周之盛時。宜無遺利。而田猶有萊。豈肯廢而不治歟。杜佑通典。謂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萬餘頃。夫九州封疆。可謂至廣。誠如佑說。則一

州之內。纔百餘萬頃爾。其可信歟。禹貢。荊揚之田。蓋最下者。而唐以江淮爲財賦之淵。古今地利。何遼絕若此歟。秦人廢井田。開阡陌。天下之人。宜不勝其害。而不出數年。乃有國富兵強之大利。遂使先王之制。一廢而不可復。秦豈能過于古歟。漢氏之興。可以復古矣。因陋就簡。卒莫之復。公私之積。宜乎匱乏。而雞鳴犬吠。烟火萬里。田租之輕。至于三十而一。其極也。盡除之。乃有三代所不能爲者。漢果能過于三代歟。趙過爲代田一畝三甽。而歲代處。蓋古法也。不知所謂三甽者。周人不易一易之法歟。抑自爲之歟。耕其一。廢其二。利微矣。而課所得穀。常過緩田畝一斛以上。豈更休以全其地力而致然歟。夫欲地方有餘。加之培植可矣。乃廢而不治。不治而獲其利。是法也。果可通行于天下歟。王莽時。王田私屬毋得賣買。受田者悉如制度。既而農商失業。食貨俱廢。豈欲復還舊貫。而非其人歟。荀悅著論。謂井田之制。不宜于人衆之時。其言似矣。然觀元魏之興。至于太和之主。蓋幾傳矣。當時稱爲極盛。戶口衆多。而能略依古制。均給天下田。隋開皇中。墾田千九百萬頃。戶口歲增。號稱繁富。乃能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已然之效。于是可覩。而曰不宜于衆多之時可乎。魏有露田。有桑田。有麻田。隋有永業田。有職分田。有公廨田。其法度孰合于古。唐之口分世業。尊卑貴賤。莫不有分。廢疾孤寡。莫不有養。守而不失。自足以傳遠。而貧無以葬者。聽賣永業。樂遷寬鄉者。聽賣口分。以太宗之英明。不能講求先王維持經久之意。而立法之初。已開變易墮壞之端。豈古道難行。雖欲久遠而不可得歟。其悉以告。

學制

問古者化民成俗莫先于學自五帝時已有成均之名矣記稱有虞氏之養老有上庠下庠之別夏則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此四代之異名也然記以虞爲庠而孟子則周曰庠記以夏爲序而孟子則殷曰序何其相戾如此記曰天子曰辟雍詩曰於樂辟雍則辟雍學名也而或以爲樂豈求諸周官而不見所謂辟雍者歟當靈臺之作周未王也其所建學不過諸侯之泮宮爾安得僭而爲天子之學歟大戴禮有東西南北之學又有太學帝皆入焉而稽諸周官禮記皆莫之見不識此五學者何代之學歟周家教世子之法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而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蓋兼虞夏商之學矣王制簡不率教者自右鄉而移之左自左鄉而移之右又移之郊又移之遂皆使習禮于學則是鄉遂及郊莫不有學矣家塾黨庠術序國學復見于學記蓋學校之盛如此而周官略焉師儒之官以賢興道得民者屬之司徒而學政不預焉獨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祭樂祖于瞽宗釋者曰成均五帝之學也瞽宗殷學也周家學校之盛見于周禮者若是而止以太平之典籍悉畢具而教化之原闕略如是何也自靈臺經始之時已有辟雍之學至武王則鎬京辟雍獨不見于周官豈所謂成均者辟雍之異名歟漢興太學置博士太常擇民之儀狀端正者補弟子員而郡國亦遣生徒受業于太常以教導之職而通于禮樂之司豈亦周人之遺法歟東都建三雍橋門冠帶以億萬計又有四姓小侯之學及其季世太學諸生

至三萬人。蓋盛于西京矣。唐廣學舍。至千二百區。時則有國子學。有太學。又有四門律學。書學。算學。又多于東漢矣。建立之制。教養之法。果能庶幾于古歟。其併陳之。

禮儀

問。昔有虞氏命伯夷。典三禮。時巡四岳。五禮是修。說者曰。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及觀成周大宗伯之職。掌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而五禮條目。無一不具。斯有虞之遺法也。成周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其虞氏之三禮歟。然曰神曰祇曰鬼。此不過祭祀之禮而已。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此一語。已該括無餘。虞氏之三禮。其亦祭祀而已乎。此學者所當深攷也。周監二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周公制作。見于周官者。既纖悉矣。而太宰六典之建。復有所謂禮典者。何書歟。將經秦火而遂泯滅歟。抑儀禮之行于今者。卽禮典歟。禮之有儀。猶木之有枝葉也。而春秋之際。判而爲二。自郊勞至于贈賄。無違者。可謂難矣。而曰是儀也。不可謂禮。問揖遜周旋之禮。亦曰是儀也。非禮也。儀不足以爲禮。則枝葉不足爲木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說者曰。宣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由今觀之。春秋辨名分。別嫌疑。謂之周禮則可。易象何爲而亦謂之禮乎。揖遜周旋。郊勞贈賄。不可謂禮。而以易象爲禮。是特不可解也。漢興。叔孫通立一王之儀。魯兩生非之。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招之而不能致。通所爲不合古。亦可知矣。施諸當時。能使羣臣肅然無譁。高祖知皇帝之爲貴。其明效若是。何耶。專務德化之君。

以爲繁禮飾貌。無益于治。而罷去有司之欲定禮儀者。當時禮教。宜若盡廢。而乃有與于禮義之俗。豈得禮之本者。果不在于飾貌之末歟。終西京之世。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中興以後。章帝以羣僚拘攣。獨使曹褒盡心集作。乃依舊典。撰次冠昏吉凶終始制度。而議者以破亂經術非之。漢禮于是不行。一代大典。曠廢若此。顧何所憑藉以爲國歟。唐太宗欲興禮樂。賢輔佐不能答。不知所謂貞觀禮者。果善乎否也。厥後有顯慶禮。有開元禮。又有郊祀錄。禮閣新儀。續曲臺諸禮。唐之禮書明備。似非前代所及。果合于先王乎否也。夫制禮而不合于先王。與無禮同。其攷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以來制作。合于先王者何事。悖于聖經者何說。悉著于篇。以觀所學。

服制

問。昔有虞氏觀象作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上六章。會之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下六章。繡之于裳。以爲天之大數。不過十二也。及觀成周之制。乃殺而爲九章。日月星辰。繪于旂。常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隨世沿革。不得不然。由今觀之。虞氏十二章。自東漢魏晉宋齊梁陳往往遵用。而周之六服。惟唐初用之。未幾復廢。虞周皆聖人也。其服皆聖人作也。而後世取舍。乃爾不同。豈亦有說乎。虞氏所作。獨此十二章爾。而成周自衰冕而下。復有鷩冕。毳冕。希冕。玄冕焉。豈虞書所謂五服五章者歟。非歟。周人監于前代。禮制明備。自享先王先公。迄于祭羣小祀。因其禮之小大。爲其服之等差。理固當爾。然此五服者。公侯伯子男

孤卿大夫亦得隨其爵之高下而服焉不知助祭于王之時從其所自服耶抑有殺耶若曰從其所自服則固有與王相若者矣亦有隆于王者矣且方其祭社稷五祀王所服三章而止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可乎尊卑殺亂禮不其然若曰助祭而服殺于經無見惟釋三禮義宗者以爲降于王一等其說似矣而未盡也未可以爲據也鄭氏注周禮以驚爲華蟲理或近之至以毳爲宗彝知其不相類也則以虎雖爲言以希爲粉米知其不相關也則以刺爲言于理安乎舊疑以爲驚與毳與希與玄當時必自有服非必華蟲而下七章宗彝而下五章之類也王與諸臣服不應亂如衮冕王公雖同而龍之升降則異此亦足以別嫌明微矣其他亦宜皆然司服所載上自祀昊天上帝下至祭羣小祀各服其服而祭地亦略不及焉不知夏至之日澤中方丘藏事之時當何服耶如曰父天母地禮無隆殺則當暑氣炎赫之時而服隆冬盛寒之服豈人情乎漢明帝時乘輿十二章三公諸侯山龍九章九卿而下華蟲七章大略兼用虞周而不純其果于禮合乎唐武德初天子服有大裘衮冕驚冕毳冕繡冕玄冕蓋周制也至顯慶時禮官無忌志寧之徒建議非之以爲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寒理非當暑且據郊特牲周郊祔衮象天之說與夫漢明帝十二章祀天地之制請郊祭天地皆服衮冕而停大裘其說則通矣而司服大裘之禮遂廢可乎郊特牲固禮經也而周禮周公作也周公聖人也非聖人之信而誰信夏至祭地亦之服必有可見者矣其據經而言之

經生家學

問。漢東西再有天下。經生學士。班班見于史册。亦可謂盛矣。然其列于儒林者。大抵專門名家。黨同伐異。豈有得于學問之大原哉。今取而細觀之。乃有戒公孫子。以務正學。無阿世者。有以爲治不在多言。箴武帝之失者。有爲人精悍。處事分明。董仲舒不能難者。有謂當修行先王之道。不可委曲從俗者。有父子稱盲。不仕莽朝者。有施諸政事。能使反風滅火。虎北渡河者。皆聞于當時。表于後世。此豈可以專門少之哉。以專門之學。眞有得于聖經之精微。敷揮隱奧。宜可行遠。然存于今者。幾何人哉。書惟孔安國。詩惟毛鄭。禮惟戴氏而已。餘皆散亡磨滅。百不二三存焉。專門之不足貴。蓋如此。而當西漢時。大師傳授。多至千人。中興以後。著錄者數千人。有至萬人者。蓋嘗疑之。以夫子之聖。從其游者三千人而止。漢儒豈能賢于孔子乎。何其生徒若是之多也。唐史之傳儒學。猶漢儒林爾。三百年之久。以儒稱者甚衆。而不聞專門名家。講經授業。如漢儒之盛。乃亦有以衒耀聰明。規戒其君者。有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而獻其君者。有陳陰盛陽微。而排姚崇太廟屋壞之對者。其他博古通今。著聞于世者。類多有之。問其師承。果何所自。而恥學于師。乃有如韓退之之說。不知當時學問淵源。果何自而來也。其併陳之。

離騷

問。王迹熄而詩亡。忠臣義士憂國愛君之心。切切焉無以自見。而發爲感激悲歎之音。若屈原之離騷是

也。原見棄于君。棲遲山澤。而繫念不能忘。可謂忠矣。然嘗疑之。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此古人事君之大致也。有所蘊蓄而時不我用。雖古聖不能自必。原又安能必其君之感悟歟。不見是而无悶。不見知而不悔。古人所以自處者蓋如此。原以見棄。遂至于悲愁憤悶。不能自釋。遠遊之作。蓋無所赴愬思。欲託配仙人。相與遊戲。周歷于天地間也。又自陳忠信與天合度。而九章以作。託于祠神。因以諷諫。而九歌繼之。甚而至于不知所爲。決于蓍龜。以卜己所居。憂思煩亂。精神散越。而自招其魂。古人進退出處之際。豈若是之怵迫歟。言飄風雲霓。以喻小人。指惡禽蕪草。以斥讒佞。其憤世嫉邪之心。不能自遏。豈古人卷而懷之。舍之則藏之義歟。故班孟堅以爲露才揚己。愁神苦思。強非其人。蓋譏其未合于古也。然有古詩悱惻之意。胡爲而復見稱歟。九辨七諫。與夫哀時命。招隱士諸篇。大抵皆爲原發。原而果不合古。胡爲當時後世。惓惓若是歟。或稱其義兼風雅。可與日月爭光。或稱其正道直行。竭忠盡智。或詆其何必沈身。作反騷者。而旁騷廣騷。相繼而作。是終不敢訾原也。原眞忠臣之用心歟。雖然。崑崙帝閽。傾地斃日。九首三目等語。類多荒誕。士女雜坐。娛酒不廢。又非法度之正。毋亦一時之寓言歟。自原而下。若宋玉景差。唐勒枚乘。相如。子雲之流。亦足以闚原之閫域歟。其究言之。

太玄

問。昔揚雄氏。覃思易經。作太玄。以準之。分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首。而繫之以七百二十九贊。亦可

謂精微矣。其爲首也始于中準易之中孚。次以周準易之復也。冬至之日陽氣方萌。歷七日而得周之次四。蓋七日來復之義。然易所謂七日者。猶豳詩一之日云爾。謂月也。非日也。玄以一首當四日有半。則所謂七日者。詎可以爲月乎。日而非月。亦甚戾于易之七日來復矣。安在其爲準耶。孟喜六日七分之說。去坎離震兌。止六十卦。以當三百六旬之數。復以七分推之。而始得與周天之度合。雄之太玄。增六十四卦爲八十一首。首當四日有半。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而八十一首已周。加踦贏二贊。而始得與六日七分之說合。所謂得易之道。備歷之數者。蓋如此。夫其數。卽孟氏之六日七分。而其爲首。多于易卦者。凡十有七。何其若是之不同歟。孟氏之易。雖自名家。然趙賓以箕子爲萬物莖滋。詭誕不經。自云受諸孟喜。其誣若是。而六日七分之說。玄實用焉。何歟。眉山蘇氏。亦有疑于踦贏二贊。且云四歲而加一分。千歲之後。吾恐大冬之爲大夏也。此其言果足以箴玄之失歟。玄之九贊。擬易之六爻也。爻合金木水火爲一。而土爲二。贊分金木水火爲二。而土爲一。胡爲而不類。玄之撰。發于陽家。則一三五七九爲晝。二四六八爲夜。于陰家。則一三五七九爲夜。二四六八爲晝。胡爲而有別。易之蓍策。本于大衍。而虛其一。玄之蓍策。本于天地。而虛其三。其不同若是。而謂之準易。可乎。六日七分之說。一行非之。牽牛起度之說。劉洪輩又訾之。豈其果有所未盡歟。司馬溫公之潛虛。蓋擬太玄也。冬至之氣始于元。猶太玄之七日來復也。轉而周三百六十四變。變直一日。乃授于餘而終之。猶太玄之踦贏也。然空虛之學。六經所無有。儒者所不道。今曰皆

祖于虛。其信然歟。既自虛而爲氣。爲體。爲質。爲名。爲行。爲命。又自虛而爲形。爲性。爲動。爲情。爲事。爲德。爲家。爲國。爲政。爲功。爲業。何其多端也。餘曷爲而無變。齊曷爲而無位。性之十純。曷爲復以配而列于其間。自裒至散。何以爲先後之序。自王至庶人。何以爲尊卑之象。揚與司馬。皆一世大儒。立言垂訓。宜其坦然易見。今難知若此。其究言之。